

特

中華民國卅壹年七月七日

一卷八期

目 要

- 寫給青年作家的信……………冰 登
- 詩人——普希金之死……………楊德標譯
- 醜奴兒……………李朴園
- 最後的諷刺……………威克家
- 動員激流中的韓城……………斐 鋤
- 敵人統治下的北平……………非 予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編行

南京圖書館藏



二卷八期目錄

寫給青年作家的信……………冰 靈（七九九）

戰爭的母親……………陳澄之（八〇六）

詩人——普希金之死……………楊德標譯（八〇九）

第九號廠裏……………里 戈（八一三）

醜奴兒……………李朴園（八一五）

襄河之戀……………北 冰（八一八）

九月二十一日……………路 丁（八二〇）

最後的諷刺……………臧克家（八二一）

青年王進的下落……………長 虹（八二二）

秋天的黃河……………北 鷗（八二二）

動員激流中的韓城……………蔣 鋤（八二四）

在大西洋裏的砲火下……………鄧備生譯（八二七）

敵人統治下的北平……………非 予（八三〇）

新疆風光……………伊犁里克（八三五）

劇的熱流在陝南……………李英才（八三七）

在萌芽中的塞上文化……………張 昱（八三九）

黃河信箱……………（八四〇）

封後……………（八四〇）

封面……………（八四〇）

中華民國三十年

十月三十日出版

主編者 謝 冰 靈

出版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印刷者 戰神印刷社

總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分社 蘭州曹家廳七號

門市部 西安西大街一三七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定價表		訂購	冊數	價目	郵費
全年	半年	零售	一冊	國幣六角	郵費在內
十二冊	六冊			國幣三角	
元六角	元四角			國幣六角	

創作
指導

寫給青年作家的信

子學

二 讀什麼書？怎樣讀法？

昨晚上下了一夜大雨，三點多鐘的時候，我就醒來了，聽到洪大動的水聲，我興奮得再也不能睡覺，爬起來打開窗戶一看，滿天是淺灰色的，什麼都看不見，像是黎明，又像在霧裏，又像在模糊的日光底下，有一股特別白的東西從灰色的雲裏直奔下來，那就是瀑布了。我灑灑了很久，覺得這景緻實在太美太壯麗了！很想跑下樓去開了大門，望水濺濺的瀑布，可是一個人總有點胆寒，何況雨聲並沒有停止。

躺在床上我看完了昨天剛收到的幾份大公報，心裏非常高興，在山上，常常一來天看不見報紙，接不到一封家信，沒有書看的日子真覺得特別長，特別納悶。

四號那天講岳陽被炸，郵政局也炸不了，此後更不容易接信！越想越恨日本鬼，我再也睡不着，只是恨巴巴地等天明。

爲了自己沒有書看受到許多痛苦，因而想起朋友們曾經問過我的問題來：

「要使文章寫得好，應該看些什麼參考書？」

朋友，這真個很麻煩的問題而且是很個人必須知道的修養方法。一個知識份子，應該每天讀書，才不致思想落伍，腦筋發冷，一聞卷有益，古人早已告訴我們了。「學而時習之」，「溫故知新」，真是孔子留給我們的格言，一個書讀得多的人，他的文章也一定寫得好，因爲別人的精華都吸收到了他的腦海中來了。但是朋友，如果你不仔細咀嚼，只管把牠囫圇吞下去，那絕對不會消化的，所以在談到讀什麼書的時候，這應該同時討論怎樣讀法的問題。

要文章寫得好，應該讀些什麼書呢？這問題首先要問你喜歡寫哪一類的文章，然後再去找那一類的書看。比方你最愛讀小說，那麼就可把古今中外的那些名作家的很好的小說找來細讀；你喜歡戲的就可多看看劇本和戲劇上演；喜歡詩，就多讀詩；喜歡散文，就多看看散文不就完了嗎！可是問題又來了：

什麼書才是值得我們看的呢？

這問題就比較麻煩了。一個學寫作的人，往往不知道應該先讀什麼作品才能對於自己的創作有益處，這可以分爲兩方面來說：

一，關於指導創作的，可以多看看像給初學者寫作的信，什麼是短劇小說，文學修飾的基礎……等淺近理論方面的書，多搜集各作家的創作經驗或作家傳記以及討論某作家的書籍來看，例如：托爾斯泰傳，屠格涅夫，果戈理是怎樣寫作的？盧梭懺悔錄，高爾基論，巴爾札克的批評……等等。

二，關於文學名著的，商務印書館曾出過世界文學叢書，良友圖書公司出過中國文學叢書，但他們都不能把世界與中國那些真正的名著通通搜集起來出一個全集。所以我們看書的人，最初最好請老師或者朋友認爲那些文學作品有價值，值得我們看的，多介紹，萬一沒有人介紹，只好憑着自己的鑑賞力去選擇了。等到你看有了不少的文學作品，踏進了文學的門檻以後，你就可以進一步地研究某個作家的作品你喜歡，某個作家的思想怎樣？某個作家是屬於古典派，參攸派，自然主義派，浪漫主義或者是真實主義的。

三，關於文學理論的。

當你對於文學名著發生了最大興趣，不但喜歡多看別人的作品，而

南京圖書館藏

且也願意自己多寫些作品給別人看，那你就應該多預備於文學理論方面的書。例如：文學史，文學批評，文學概論，伊列文德恩思潮，文學十二講……等等都是每個從事研究文學的人，最要緊的書籍，常常接到讀者來信詢問什麼是自然主義，什麼是現實主義，這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機會看到文學理論的原故。

尤只讀上面範圍內的書籍，就能够幫助我們的寫作嗎？不！還多得很多呢！

文學與哲學是不能分離的，研究文學的人，至少也得懂一點人生哲學。一個會寫小說的人，他一定對於心理學有相當研究，一個富有革命熱情的作家，他一定研究過社會科學，一個興趣廣泛，對於真理自己越趨越深，喜歡在人物對話裏發表長篇大論的作家，他一定懂得物理學。你如果要描寫海裏的貝殼，海濤，珊瑚；描寫自然界的狀態，植物界的現象，你非懂得一點生物學的常識不可，你描寫天上的日月星辰，雷電風雲，最好懂得一點天文學。再舉個淺近的例子，如果描寫一篇有關於和尙，道士，尼姑，修道士，教士的小說，那你就非了解一點宗教不可。

嚴格地說起來，一個完全的作家，他應該兼思想家，同時也是科學家。最低限度，他也應該有哲學家的修養，有科學的常識。記得我們在中學的時候，喜歡文學的人都討厭科學，尤其厭惡數學，現在才知道那是錯誤的，在描寫前方作戰的小說裏面，常常有多少米遠的句子。假如你沒有學過算術，你也許連這名詞都不知道，有一個英國留學生，自稱曾任某英文雜誌的編輯，而且對於科學與文學都有研究的，但他不懂甚麼米突是什麼意思，引起了許多笑話。由此可知成功一個作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需要博覽羣書，具備各種常識，他需要科學的頭腦，有政治家的眼光，有策劃家的修養，有革命家的熱情。他的腦海裏應該像一個小小的宇宙，包羅萬象，應有盡有。自然，像這樣的作家世界上並不多見，然而要做到這樣的地步，並不是件不可能的事，祇要

能下個二十年苦讀的決心，不求迅速成名，能克服一切困難，就可達到目的。

這裏，再把胡適對於讀書的斷處，重述一遍吧，因為這是青年作家最好的修養方法。

「理想中的學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專門學問，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覽。博大要幾乎無所不知，精深要幾乎惟他獨著，無人能及。他用他的專門學問做中心，次及於直接相關的各種學問，次及於間接相關的各種學問，次及於不很相關的各種學問，以及及毫不相關的各種泛覽。這樣的學者，也有一地，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那金字塔高七百六十四英尺，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專門學問；從此點以次遞減，代表那旁搜博覽的各種相關或不相關的學問。塔底的面積，代表博大範圍，精深的造詣，博大的同情心。這樣的人，對社會是極有用的人才，對自己也無不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宋儒程頤說得好：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台，須大做脚使得。博學正所以一大其心使開闊。我會把這番意思編成兩句精澹的日號，現在拿來獻給諸位朋友，做為讀書的目標。

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

哲學家尼采也曾說過這樣的話：

「一切著作之中，我最愛那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寫出來的作品。」
一部心血結晶的著作，不論他是理論的或文藝的，都是我們的精神糧食，我們的人生指南。讀了牠，我們可以了解人生的偉大，了解作家的心靈，領略他們技術的神祕，增加自己的生沽經驗，幫助自己解決一切藝術上的問題。我們應該一面創作，一面讀書，把名家那些成熟的技巧，美麗的辭藻，堅苦卓絕的精神，吸收到你的作品裏來，消化牠，成為你自己的所有。

以上的話，算是解答了第一個問題。

現在再談讀書的方法。

讀書有多種與精讀兩種，多讀就是一種「泛覽式」，「不求甚解」，主要是看，抓出來看，精讀，一定要經過後會圖書所說的三個階段。

- 一、讀一篇文章不可有一字或一字不理解的地方。
- 二、初作，就是模仿古人的風格，自己作一篇。
- 三、默寫。

這三種方法，在我們讀中學的時候都一一實行過的，現在也許早已廢除了。我自己是主觀多讀與精讀同時並進的，特別好的作品自然我們更一個字一個字的唸下去，不認識的字應該查字典，不理解的句子也應該問明白，因為讀一部書需要花費相當時間，不是有益於自己的書最好不讀，要讀，就應該細心一點，不可馬虎，最好你能够做到下面幾步功夫：

一、讀的時候，注意全篇的思想，結構，描寫，故事，和修辭，把特別好或者特別壞的句子用紅藍鉛筆勾出來。

二、讀完之後腦上書，閉着眼睛靜思一番，這篇文字（或這本書）寫得好嗎？好在什麼地方？故事寫得近人情嗎？道理說得對嗎？文字美觀？結構，技巧都好嗎？

三、做副記。這是個誰也知道的方法，看完一本書之後，把書中的大意和比較精彩文字寫下來，以為寫書報批評或將來自己寫作時的參考，往往有些青年朋友，他們看完一本書不但是沒有在紙上留下一點痕跡，而且他們連讀海裏都空空如也，好像沒有在紙上留下一點痕跡，這是非常可憐的。

四、寫完了副記之後再和朋友討論這本書的價值，研究書中人物的個性，和作者的思想，風格等等。

有些記憶力特別強的人，看過一本書，他連句子都背得出，又有些記憶力特別強的人，他連姓名和作者都忘了。實通一派的現象，在年輕

的時候，記憶力強，理解力弱，一到過了三十，到反過來了，理解力強天比一天強，記憶力一天比一天弱，像我們這樣的年紀，記憶力已經衰弱到可憐的地步，加之為生活所迫，要從事別種工作，沒時間給你讀書，而且精力也不够。不能讀書，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如果有書而沒有時間去讀更是悲哀，讀了書容易忘記，更是最深刻的悲哀！

朋友，趁着你們年輕力壯的時候，千萬多讀書，以充實你們的智識，光陰是無情的，轉一夫不復返，不要以為天天有個明天，要知道今天只有一個，過去了今天，永遠也不能挽回。

愛惜光陰，本來是一句老話，青年人聽了也許嫌嫌刺耳，但這是我的衷心話，我常常在靜寂的深夜裏，想到自己讀書太少而流淚，常常犧牲了睡眠，或者在輪船上，火車上，甚至在洋車上看書，因為我是這麼熱烈地需要知識，而生活的鞭子却這麼殘酷地奪去了我全部的時間，嗚呼！

至於詳細的書目，讓我下次再詳細地開一個吧，這兒祇誠懇地希望你們情光臨！多讀書！

三 怎樣搜集材料

昨天是我來華山一個月中最苦悶的一天，因為是陰歷的七月十五。不覺想起我的母親來，放聲大哭了一場。記得母親在世的時候，每到那天就要準備很好的酒菜祭禮，還把那些在五六月以前就封好了喜好了的「包」裝在籃筐裏以便挑到墳山裏焚化。陰歷七月，在放媽，我們的工作，大半是寫「包」皮上面的字。運死去幾百年的十三代以上的老祖宗也要「寄包」。（註：就是把錢封成四方形的包裏焚化給死人。）有時我們的手裏酸了，想休息一下，母親就說：「一年只有一次，不準偷懶，那怕再苦些，也不要寫草字，若祖宗是沒有讀過多少書的，他真能親寫。」等到我和哥哥聽了哈哈大笑的時候，她又正色厲色地說：

「孩子，你們不要以為鋪包是活人給死人的例行公事，死人不會真的把牠當錢用，我會夢見你的外祖母向我討錢，在陰間是跟索着我們賜問人論他錢紙，否則他會挨餓的。將來我死了，你們如果不願意我窮，就得多燒錢紙。」

聽到這裏，我們認為母親不該說些不吉利的話，心裏非常難受。沒想到她這麼快就做了古人，而我在她逝世的四年半當中，都漂泊在外，從來沒有替她燒過包，也沒有在她的生日祭祀過，唉！母親，你在九泉之下不知能否原諒你不孝的女兒！……

為了想念亡母，想念明年四月就要壽滿八十的父親，想念達明和勝子，我昨晚又整夜地失眠了，今早起來，雨已停止，連忙跑到梓潼宮去看瀑布，已經比昨天小多了，濺起的白霧，把我們團團圍在中間，非常隱，回到屋裏，我壓制着感情衝動，繼續給你們寫信，討厭的雨又下起來了，我知道這封信又會寫不好的。

曾經有人問我怎樣搜集材料？今天我就將這問題向諸位談談吧。寫一篇文章，自然先要有內容，內容充實的，寫出來的章一定特別精采，特別能感動人，但是用什麼方法去搜集那些精彩動人的材料呢？不用說，所有一切文學的題材，都是由人生裏面擷取來的，牠的來源大概可以分爲以下幾項：

- 一、各個人的日常生活及內心生活的經驗。
- 二、人類共同的生活經驗。
- 三、全社會的活動。
- 四、人與自然界的關係。

一個生活經驗很豐富，或者跑過的地方很多的作家，他一定在腦子裏蘊藏了不少的寫作材料。旅行是搜集材料最好的機會。當你在火車上，汽車上或者在客店裏聽着旅客們談天的時候，起初你最好不要參加，等到輪到有話，你認爲裏面有可以借給你文章材料的時候，你才很自然地插進去和他們一塊兒談，人是個奇怪的動物，在沒有彼此打招呼以前

好像大家那裏話，誰也不願先理誰，但當你開口問他姓甚大名的時候，兩人中間的隔膜打破了，抽煙的人，服務客棧的店主人；一老獨借火便使。——先生，抽一支吧。——只吸了這支煙，你就可以開始和你的朋友談起來，要是遇着他剛從滬路回來，或者剛從前線下來，那你好比他主遇到了財神菩薩，你所需要的儘可從他的身上獲得。所以在第一句話談話之後，我應該接着一問一答。——從何處來？——他要告訴你從中領出來，你可詳細的問他中領山武次戰況，要是從上海開封來，你可詳細的問他上海開封的戰況，對方是個商人，他也許還告訴你許多關於走私的隱密（也許你還遇着一個奸商，但他告訴你的並不是自己走私的故事，所以據路上談話千萬小心，不可隨便談談你的言論。）一個學生會告訴你某個學校辦得如何腐敗，管理學生如何專制的情形，總之，無論遇到什麼人，如果你和他坐在一道而又問到一個目的地去的，你不妨先和他點頭談談，試探他充有那部份工作，有不有和他多談的必要。若在三等車裏遇到一個逃過兵役不變成抗戰的人，你自然可以宣傳他，指出他的思想是錯誤的，以爲別的老百姓受他的影響，但如果你是個抗戰軍人的家屬，他有兒子或者兄弟在前方作戰，那你就應該對他肅然起敬，感嘆慶賀他同時獎勵別人的話，從他的嘴裏就可得到一個關於抗戰軍人家底環境的大概，再加上聽到對方的作事情形，配合起來，就可寫成一篇文章或小說了。

朋友，我這寫法，你高興與否？連我自己也覺得太膚淺，但不讓麼寫，又怕你們嫌我說的太簡單，不管牠，還是寫完再說吧。

朋友，寫文章的材料，到處都有，只有你有沒有留心去搜集，去選擇。一個小筆記本，一支鉛筆，你應該每天帶在身邊，一旦靈感來的時候，趕快把那些從腦海中跳出來的句子寫上，不過這和別人談話，或者訪問某名人，某要人的時候，你千萬不要拿出本子來寫，因為他會怕你把他說的話記下來寄到報紙上去發表，他會嚇得再也不敢和你多談的，那時就全照你的腦子把牠記住，等到有適當的機會時再把它寫上。

無論一個什麼人都有他的家庭和親戚朋友，以及他的人生經驗，高爾基告訴初學寫作的人，應該從自己最熟悉的題材寫起，這是一點不錯的，等到你的年齡一天天長大，專業一天天成功，社會關係一天天複雜，生活經驗一天天豐富的時候，供給你寫文章的題材自然更多，因為年紀一大，你的想像力和觀察力越強，就會很自然地由狹小的題材轉要到廣大的題材，過去是描寫一個人的，現在你需要描寫一個社會，過去是描寫某一個人的思想，而現在你需要表現一個時代的思想，過去你僅搜集到一些零碎的平凡的題材，如今却需要尋找那些特殊的，偉大的題材了，朋友，你不要害怕沒有材料寫文章，只要首先把文字寫通了，寫好了，材料會好好地等着你的。

再說一篇，搜集材料是最容易的，可以從你四週的環境去搜集，從農村，城市，工廠，學校，機關，軍隊，前線，後方，輪船上，火車上……各種不同的環境裏去搜集，有時報紙上登載那些軍民英勇殉難的故事，和什麼地方幾次失而復得，什麼地方被破壞毀毀最慘，張家園家箭難，李家送子入營一類的新聞，你也可以把牠剪下來，做為你寫文章的資料或參考。

這裏還有一個比較搜集材料更嚴重的問題，是怎樣處理題材？

朋友，我想這問題一定也是你希望知道的！

搜集材料的時候，他正像一個貪婪的木匠走進了一座不要出代價就可以得到樹木的山林，他覺得什麼樹木都有用，什麼樹木他都喜歡，但當他把所有的樹都砍下來運到了家裏的時候，他一定開始感到麻煩，這顆大橡樹留得造房子的時候做樑樑，這顆小橡樹好做椅子板凳，櫥木留得將來自己走了做棺材……他一定把這些堆在他庭院的，木頭看了又看，選了又選，大的小的，直的曲的，結實的，堅硬的，他再三分別好了。最後他決不會拿一根小橡樹去做樑樑，而把香楠木去做馬桶。

朋友，當你開始搜集材料的時候，也一定像那個貪婪的木匠，看見什麼都愛，通通把牠抓來，但當你愛動筆寫牠的時候，那就非選擇不可。

了，什麼題材有價值，什麼題材適合寫一篇短篇小說，一首詩，一篇散文，一個劇本？什麼題材人家寫的太多，什麼題材別人從來沒有寫過？什麼題材有歷史性，革命性……這一篇問題，都要經過你們仔細的思索，把材料中的那些精華挑出來，另外寫在一本筆記簿上，然後把這本太普通太平凡不必要的渣滓拋棄，你就可開始動手寫了。

寫的時候，千萬要注意，前面已說過，什麼樣的木料，只能做一件什麼器具，寫文章也是一樣。一個只够寫散文或者寫詩的題材，千萬不要把他寫成中篇小說。一個長子與矮子做呢衣服來，雖有不同的尺寸，你把矮子的尺碼給長子做衣，做成了他不能穿，等於廢物，你把長子的衣給矮子穿，又得剪下一節，未免太可惜了，有許多青年朋友常常把一個兩三千字就可以寫完的題材，寫成兩三萬字的篇幅，把一些動聽的句子，空洞的形容詞堆積起來叫人讀時如同嚼蠟，一點味道也沒有。不但寫狂花發瘋子工人的時間，花費讀者的時間，而且與作者本身，也有很大的不良影響。

朋友，我們如果不是創作靈感動，不是認為這個題材有高的價值，最好不要亂費腦筋。有一位青年，他在一個月之內，曾寫了一百多首詩，但仔細一看，一首好的也沒有，他還很得意地要我批評，我只好婉辭謝絕，努力創作這是很好的現象，但千萬不要自滿，不要動不動以詩人作家自居而忽略了自己文字上的缺點。寫文包圍濼駁，好像黃金時候一般連字都看不清楚了。這就使我寫到這裏打住吧，手也有點兒酸痛了。

四 怎樣寫報告文學

吃飽的時候，朴國先生告訴我，他因為第四幕到有一節描寫後方建設的題材沒有想好，於是就跑去山上玩；他看見一幕小鳥三角戀愛的戲，就用手杖去打牠們，結果越打，小鳥越鬧，他的文章題材仍然沒有

想出來。於是又跑去雪花洞去玩，在歸途中他忽然聽到飛機的響聲，於是題材有了，他想到一位工程師改良無線電收音機的事情，他說：

「要不是飛機來，我還不知道想多少時候。」

「是呀，要不是日本軍閥來侵略我們，你的一爲正義而戰」的劇本也無從產生」。

我說着，心裏忽然想到了這個題目和諸位談話。朋友，要不是有抗戰這回事，報告文學也就無從產生了。

不過在沒有談到本題之前，請你們允許我一報告一方才我們遊雪花洞時發現的一件怪事。

因爲我不相信朴園先生也能爬上雪花洞，所以吃了午飯，非要他和我一同重遊一次不可。雪花洞在梅花洞的上面，與白衣洞遙遙相對，路很陡，並且沒有可以攀援的地方，我爲的要求我很會爬山，所以連朴園先生伸給我的手杖也拒絕了，就那麼像猴子似的硬爬上去。

這是一堆破爛不堪的廟，因爲屋頂的石頭裂開了，雨跡斑斑，到處現得很潮濕很骯髒的樣子，許多菩薩，不是斷腿就是爛臂，隔壁那個小洞裏更加可憐連佛爺只剩下一個頭，四肢不知到那裏去了。地上擺着幾幾菩薩的助骨，真是滿目淒涼，令人非常難受。

「你看，怎麼菩薩身上長出草來了！」

只聽到朴園先生大叫一聲，我忙低下頭來一看，的確有一顆很像鳳凰的小草從那個破了孔的維菩薩的頭上長出來，肚子上也破了個小孔，剛好伸出來一瓣葉子。

「不是生的，一定是誰攜來插在他身上的。」

我絕不承認有這種怪事，於是就舉起菩薩來一看，可不是生的嗎？

地上還有很深的樓欄，於是我們就開始研究這根小草怎麼會生長出來的，一定是牠在菩薩的肚子裏不能吸收空氣與陽光，所以用力抵抗，拼命地往上衝，於是一衝就衝出來了。一顆這麼小的野草，尚且都有這麼大的生命力，我們那些沒有勇氣和環境奮鬥，天天只想自殺的人，看了

這顆小草，不知要做何感想。

接着我們又爬上了白衣洞，觀看菩薩的像只剩一副木架子了，泥塑都脫落得乾乾淨淨，另外有一個小泥佛在代替着她。這兒比雪花洞寬敞，眼睛能看到的風景也比較遠，的確是一個好地方。如果有人在這裏蓋一座茅棚，我很想住到這裏來寫文章，那麼觀看菩薩就不至寂寞了。

朋友，這是一段最簡單的報告文字，但不能稱爲文學，因爲寫的本簡單不好了。

底下，我們再來談到本題吧。

在抗戰沒有開始以前，在中國我們根本看不到報告文學，似乎這名詞也是從抗戰以後才有的。牠在抗戰初期中，曾經以最嶄新的，英勇的，活潑的姿態出現在文壇，各大報紙及文壇雜誌，都搶着登載牠地通訊和報告文學。其實這兩個名詞如果在前方，也可合攏成一個的，因爲牠們包括的材料大致差不多，但在後方就絕對不能混用了。

報告文學的範圍很廣，有描寫前方英勇抗戰的，有描寫後方生產建設的，也有描寫淪陷區域敵人的暴行，或敵後我軍民秘密活動的。從表面上看來，似乎報告文學很容易寫，甚且不難。因爲報告文學的特點，詞句要直露，描寫的故事要特別動人，結構要緊密。如果是寫一個或一排一連的兵士英勇地爲國犧牲，你絕不能按照事實那麼平鋪直敘地寫下去，一定要運用最經濟的手段，描寫一段最壯烈的犧牲，文字總有力較好，而描述越壯越好，光只使人看了感動得下淚是不够的，要緊的是能够使看的人也願意這樣去犧牲，那就是這篇文章的任務達到了。

又譬如描寫淪陷區域敵軍的暴行，光只寫他們如何地殺人放火，恣淫擄掠是不够的，因爲一來抗戰四年餘來，敵人這類兇惡的面孔誰也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了。你一定要挑選那些新鮮的，被敵人的情柔政策所腐醉的民間底悲慘故事寫出來，使讀者看了有一個新的深刻的印象。僅住有些寫報告文學的人，他們只顧暴露敵人的殘殺而忘記描寫我們民衆的掙扎與苦鬥，這是失敗的地方，一般腦筋簡單，意志薄弱的民衆，佛

們只知道敵人的可怕，以為一旦到了家鄉淪陷的時候，除了逃亡就是投降，但我們如果告訴他們淪陷以後還可以在家鄉掘地和我們的軍隊，游擊隊取得聯繫，例如領路武開隊等，他們一定很願意那樣做的。又如描寫敵兵淫淫的文章，如果單單只寫什麼，什麼村，有多少婦女被敵軍強姦死了，除了增加活着的婦女以恐怖外是沒有多大益處的；我們應該寫那些年紀很大或者小姑娘，孕婦，有刑的女人遭到侮辱的時候她們拚命地掙扎，想出些方法來反抗復仇；有些身上藏着剪刀或小刀子的就用來刺破了敵兵的喉管，有些等敵兵的獸慾發洩之後睡覺了，用菜刀砍下他的頭來，有些假裝和敵兵很親熱的樣子，等到混熟了才下手殺他，也有些知道遇到敵兵反正活不了，於是就痛快自殺……；像這些題材都可寫在報告文學裏面，一方面引起婦女們對死者的同情，和對敵兵的仇恨，一方面可以有個準備，假使自己將來也有這麼一天，應該採取那種方法呢？

一篇很完全的報告文學，應該走一篇戲劇與一篇小說的綜合藝術有時間性，有地方性，有人物，有故事，也有好風景的描寫和風土人情的敘述。他像小說，又像散文，寫得很好的報告文學，就好像一首很長的報告詩。

有些新聞記者最喜歡寫些某總司令會見記，某軍長接見記一類的文字在他們的戰地通訊裏，目的在表揚這將領的統帥有方，以及他如何地勇敢；這本來是可以的，但再某老走馬這套，就會生出兩種不好的現象來：第一下級官長和其他的讀者看了一定不高興，笑這位記者光會拍馬屁，第二總司令和軍長不止一個，你既寫了甲，勢必非寫乙不可。不喜聽讚揚的人，他看了會感到討厭，喜歡捧場的人，也許還怕你寫的不夠。有位某名記者，曾經為了一篇文字，鬧出一件大亂子來了，可見寫這類文字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最好若戰地通訊或報告文學裏面，少

掉大尺物，離開正面的描寫，寫他的部下如何有紀律，如何勇於戰，不就像於描寫某總司令某軍長一樣嗎？而且效果更來得大，說得再明白一點，比方你寫某軍的一個伙仗隨便拿了老百姓的登子當樂器，罵了老百姓的雞不給錢，就可知道某一軍或者某一師士兵紀律的一壞。反之，你如果描寫某團長的一個動務兵如何愛護老百姓有紀律，關心團長，隨團長在火線上出生入死，一旦團長死了大家如喪考妣，痛哭失聲，但他們並不懂得悲哀，他們每個人都要為團長復仇，要去消滅更多的敵人，由此可知團長平日對待部下一定是厚威並施，訓練有力的。

寫淪陷區域的報告文學，遇到關於文化方面的，千萬避免替敵人宣傳，說他們有多少多少報紙雜誌，有多少民衆愛他的靡靡，主要的要寫出我們的青年在那邊苦鬥的情形和民衆不受靡靡的事實來。

我這碎碎說了一大堆，都是關於前方的話。至於後方有關報告文學的題材更多了；修鐵路，修馬路，造子彈，開礦，墾荒，以及工業上，農業上的種種建設，傷兵，難民，學生，婦女，參加生產工作，參加民衆教育的許多題材，真是應有盡有，一個會寫文章的人，絕對不該沒有題材，只要你肯從這許多複雜的題材裏，找出那些最有價值而你最熟悉的寫下來，就是一篇為讀者所歡迎的文章。

最後，還要留心，報告文學裏面的材料，有些關於軍事戰務以及軍要的數目字，和什麼地方出產什麼，什麼地方有多少生產機關一類的報告，是絕對不能發表的，因為恐怕在你不知不覺之中，白白地送給敵人一些很難得的資料。

朋友，我再重覆地說一遍：
報告文學不要太長，最好三四千字。故事要真實，動人，文字要簡便壯健，結構要精緊湊，描寫要細膩深刻，要使讀者看完好像親臨其境，親見其人。

(未完)



戰爭的母親

陳澄之

是一個輕風吹着落葉，滿地鋪着殘英的秋天。
 母親預備好了晚飯，倚立在門口，仰視着長空，她是在這那被黑暗吞沒了的紅霞，還是在想那烟雲迷霧中淪陷了的故園，不得而知。她先是滿面愁苦，似有不少的悲念，忽地又嬉笑了起來，繼而又充滿了愁容；原來從田徑上走來了一個女人。

我們那兒有什麼花瓶？一隨手關上了門，回到院子裏去。

「我說的就是從前祖母用的那隻大玻璃杯子。」

「媽，東洋的桂花全開了，真香呀！我採了一枝，」立德俯首勸起，拿了一枝桂花走了過來，他從那藤的葉子上，一滴道：「容得容哩。」

「哦，一她更傷心了！十年前出關外流亡到關內，祖母守着齋齋業，生生地離別，沒有想到，如今依然是有家歸不得。她強忍着熱淚走向廚房裏道：「那已經有了裂縫，漏了，養不得花的。」

「不好，你還是到後院裏砍一棵大毛竹，削一節竹筒來插花不好麼？」她說着，意險也就跟着轉到道新的田園裏去了，她有點兒興奮了，想起了六七年前，一家人初來到這地方，原是一片荒地，現在却編成了美觀的村落，有了鎮市，有了繁榮的田園小路，現在却開成了寬敞平坦的公路。汽車不時地來往着；在過去，春天裏運放風箏的線都不會放到這地方來，如今在四野却架滿了電線。立德十歲的時候，在他誕生日的那天，移了些竹根在後院裏，才幾年工夫，已經成了林子。立德也成了大人了，一個健康的農夫，一點兒也不像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母親的孩子。其實他一般人的觀念太深了，以為受過高等教育的

母親一點也沒有動，反而把臉沉了下來，不下了，她在流淚了！這陣什麼引起了她的愁悶，她想了想了那年歲又夫出征，也正是桂花盛開的時節，花開花謝了四度，總不見他回來，尤其這半年來，更連音信都沒有了，怎麼叫人不愁悶呢？

「媽，我們那隻花瓶呢？」立德在院裏喊道：「媽，我們那隻花瓶呢？」

「媽，」立德在院子裏問。

母親用袖口擦乾了眼淚，猶豫了一下說：「

她知道立德想用那隻花露水的瓶子來養桂花

吧？」

就不該是個農婦。農婦該該是個不識之無的村姑麼？如果仍用那舊的觀念來適應這新的時代便是落伍的人，落伍的一切早就該被這一次的戰爭淘汰了，陳舊的一切早就該被這一次的戰爭沖毀了！每對眼看著這塊荒地被那健壯的立德不斷地用汗和力慢慢地整熟了，收穫逐漸地豐富了，這充滿了希望的心坎却仍克服不了滿腔的仇忿，抑制不住滿懷的恨。哎呀，這是多麼深的仇！這是多麼大的恨呀！

母親正把飯菜從廚房裏端了出來，立德捧了一竹筒的桂花在院子裏跳來跳去，不知如何是好。一個人在興奮的時候是會遺棄下意識的不知所措的。現在的人們都在咬緊着牙根，抑制着自己，等待着每一個人的最大的欣歡——抗戰的最後勝利。

「秋涼了，」立德狼吞虎嚥了幾口飯，停着筷子道：「吃麥的時候了。」
「這裏那來的麥？」
「快點反攻，打了勝仗，我一定要騎到邵伯湖裏去吃麥。」
「你往江南去吧，」母親愁笑着道：「我却要趕上第一班凱旋出關的火車，去吻那松花江裏的……」
忽地一陣籬聲，母子兩人都驚了一下，在農村裏，沒有大事是不會動籬的。人靠近了，立德立刻放下了筷子，開了門要出去，聽是怎麼回事。

人聲已經到了自家的大塲上。原來是鄉導修德上面的緊急命令。爲了大舉反攻，前力的戰事被加吃緊，就越南妻更多而更艱難的兵員。鄉長是來命令這一期的壯丁限在三天之內去入伍的，所以這夜靜更深時候敲起了鑼，與其說這鄉人，倒不如說是給予大家一個特乎其來的興奮。我們不能說每一個人都很高興，因爲每一個人到理智和情感未必都能夠一樣，可是已經到了需要用血去創造新的元榮歷史的時代，等着用肉來爭取輝煌的民族勝利的階段，每一個人都奮勇向前，別以爲是鄉下人，要知道鄉下人對國家的坦白，對民族的真誠總是勝過一班一無所顧慮，有事先逃亡的人們。抗戰以來，出汗最多的兵員入流，流血最多的也是農人；過去是如此，現在依然是如此。半夜裏鑼聲響了，衝出來接受命令的，是他們這一羣。

「立德，這一次有你有。」這是鄉長的聲音。
「有我？」立德祇是懷疑，却不是規避地道：「有我？我家裏只有我一個是男人，我出去了，我的母親怎辦？」
「孩子，沒有關係。」母親也衝到了門口，凝視着立德道：「我現在還沒有老，你的事，我都能夠做。」
「這倒也是真的。立德不是一個不知大體的孩子，可是他走了，家裏沒有一個男人怎行——我們自己斟酌一下，看了鑼吧。」鄉長緩緩地一

個子一個子地吐着。這做事的實良的公正的鄉長！現在各鄉的每一對角落裏的保甲鄉長，聯保主任都是這樣的麼？多不多？

事情辦完了，人散了，鄉長走向大塲的盡頭，慢慢地踱着，嘴裏笑了。一切都靜了，沉寂了，不對，且不說立德的母子躺在床上還在低聲地商量着，事實上，在秋天裏這絕對沒有沉寂的夜呢，一仰仰仰——是古人描寫秋夜的妙筆，實際上桂花時節秋虫是一一嗚叫到天亮的，如果寫小說的人對於故事的描寫疏忽了現實，就等於自以爲是前能手，却忘記了如今是正在打仗。

「立德，我們家裏，父親已經去打了個年多的仗，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難道還要再去一個。」立德卻不發聲。
「怎麼啦？去不得？」母親在黑暗中從牀上坐了起來，把身子倚在牆頭止道：「到了人都打光了的時候，還卷了誰，一個個都等着國家亡也不去打仗麼？」

「我不是說不去，我去了，你去辦？」
「我？我不能爲家出力，已經是不行了。」
「難道我還要去做國家的累，累我的兒子不得去打敵人麼？」母親又咬了咬牙道：「你任家裏非沒有給我絲毫的安慰，反而增加了我的負擔。」
她忍不住十年來的厭倦，更受不了今後的羞恥，她又是用血創造的。在這個世界上，確在和平田原裏的玫瑰花永遠不及長在陳屍遍野的沙場上的



詩人——普希金之死

巴烏史托夫斯基著
楊德標譯

：不是，不是世界的末日。

但，太早了，俄羅斯的詩人，
絕筆，還沒有完成，

已被敵人的手結束了生命……希可托契娜

一

一八三七年冬天的傍晚，黯淡的梅燈照著那
彼得堡的沙漢街，靠近鐵欄柵的大門旁停著兩付
雪橇，從那上面走出兩個騎士——雷蒙脫夫和史托
勒賓，雷蒙脫夫小心地從雪橇上取下一隻大樺皮
提籃。

大門後面是鋪滿了雪的天井和一所孤獨的房
間。

雷蒙脫夫和史托勒賓帶著提籃向這個房間的
門走去，在低低的照得明光光地像蒙上一層薄水
晶的窗子後面還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倆的黑影。

「呃，時間還剛好呢，史托勒賓。」雷蒙脫
夫問：「為什麼波諾馬列夫要舉行這個宴會呢？
了爲他第二十次的戀愛嗎？」

「算了吧！雷蒙脫夫。」史托勒賓回答：「
刺灼維泰雖然是戲院裏的舞女，但是很聰明很可
愛。」

實 河 月 刊

二 第 八 期

騎士波諾馬列夫的房间裏，蠟燭點得亮亮地
，中間放着一張圓桌，桌上擺着花瓶，器皿和花
朵，香烟的煙霧縹緲着，真是一個熱鬧而快樂的集
會：年輕的女伶，像一個社交家，老騎士布哈洛
夫，藍瓦勞夫和波諾馬列夫。

門拍鐘一聲地閉了，雷蒙脫夫和史托勒賓謹
慎地挾着一個皮大籃包滿的小包進去了，裏邊發
出一陣喧嘩：

「史托勒賓！雷蒙脫夫！」
史托勒賓舉起手來說：

「靜些！」
大家都不可思議地注意着他們，女伶俏皮地
問雷蒙脫夫：

「你包的是什麼？像一隻小動物。」
「不祇一隻，波利娜。」雷蒙脫夫說：「而
是幾百隻的森林小動物呢！」

雷蒙脫夫和史托勒賓把小包放在桌上，然後
謹慎地解開了皮大籃，人在四周擠得緊緊地，皮
大籃裏面是一隻提籃，籃裏放滿了新鮮的櫻桃，

房間裏開出了快樂的呼聲。
「現在我相信了，雷蒙脫夫，」布哈洛夫禮

着「你是一個忠實的詩人，春天的冷風裏有櫻桃
！啊！多美麗啊！」

波諾馬列夫握住了雷蒙脫夫的手。

「多貴重的禮物！」他說：「刺灼維泰看見
了這些櫻桃，多高興啊！」

「哦，她在那裏？」雷蒙脫夫問

「她馬上就來！」

「今天的快樂不祇你一個人，波諾馬列夫，
我準備到明天呢！」

「什麼！又勝利了嗎？」布哈洛夫說。

「不要叫嚷了，噁子，布哈洛夫，」雷蒙脫夫

一邊說一邊把酒斟到自己的玻璃盞裏，酒花灑到
桌布上：「明天我把我的詩帶給普希金。」

「大膽子嗎？」

「是的。」

「那也許你心裏很高興的？」布哈洛夫問。

「不，我很害怕，因爲我還沒有見過普希金
呢。」

「那，我看起來，你的手會打顫呢，雷蒙脫
夫。」布哈洛夫笑着說。

「我整天是覺得冷的，快樂的。」雷蒙脫夫

八〇九

說：「我似乎得到了美觀的出之獻。」

「是的，黃金就是這一派。」布哈洛夫兩
意地笑笑說。

波諾馬列夫把火酒點着，大家就把蠟燭吹滅

了。

「嘿，你真討厭。」布哈洛夫生氣地說：「
難道火酒是作這種用的嗎？唉，你，一縷花枕頭
一的騎士。」

布哈洛夫吹滅了火酒，並且把酒酒灌進去。

「這不是我，」史托勒頓偷皮地說。

「這不是我，」布哈洛夫說着同時又把火酒
點着了——本來雷蒙脫夫給我提議的，「你不會
看見這樣的會戰，像黑影一樣，帶着旗幟，火光
在機器中閃爍。」

布哈洛夫拉住了雷蒙脫夫的手，在房間裏地
滑兜圈兒，雷蒙脫夫掙脫了，坐到鋼琴旁邊去，
他彈着琴，波諾馬列夫對蘇瓦勞夫說：

「喂，你怎麼一聲不響，蘇瓦勞夫，你的嗓
子像集合了許多美女，又像地面上的蝴蝶一樣，
你一唱歌，刺約維泰馬上就會來。」

蘇瓦勞夫向鋼琴走去，雷蒙脫夫彈着前奏曲
，蘇瓦勞夫唱：

「琥珀盃久已斟滿。

溢出釀人的泡沫！」

門口停下一匹滴着汗的馬，年輕的女子從雪
榻上跳下來，很快地直過天井，便不費了。一切
都蛋在高高的雲中，她走進了屋子。

蘇瓦勞夫唱着：

「為青年的戀愛乾一杯酒，
青春是神祕的，我的孩子們……」

一扇門被推開了，刺約維泰站在門中間。大
家都轉過身來，音樂和歌聲也戛然而止。

大家大聲叫着：

「哦，終於來了！」

「刺約維泰。」

「我們都為你等了。」

史托勒頓點起蠟燭來，刺約維泰躲到門柱旁
邊去，輕輕地說，但言詞有些顫動。

「最好不要點蠟燭。」

史托勒頓不點了，波諾馬列夫摸到刺約維泰
的懷裏。

「刺約維泰，妳怎麼啦？發生了什麼事？」

刺約維泰無力而慢慢地說：

「普希金被殺了……不多一會兒……一點鐘
以前……」

每個人都深深地感動了，雷蒙脫夫站起來。

兩支蠟燭在壁內照着，門縫裏的風吹得燭焰不斷
地跳動，雷蒙脫夫很快地跑到刺約維泰那邊，空
着臉，搖搖她的肩膀。

「誰被殺了？誰？告訴我！」

「普希金。」她的聲音很低很低地回答。

「等等了，」布哈洛夫用手揮滅了點着的火
酒說。

雷蒙脫夫從房間裏走出去，在衣架上取下了

皮外套，但是忘記拿帽子，就這樣慢慢地走到門
口。

僕人弄得莫名其妙，想阻止他，但是沒有得

到結果。

黑暗的沙俄街，路燈在風底下閃爍，狂風刮
着飛雪。

雷蒙脫夫站在臨邊，他的前額頂着牆，就像
小孩子那樣地哭起來了。

遠處隱約地打着鼓聲。

多年的車夫身上飛滿了雪，僅僅着身坐在
馬手的座位上，馬搖搖耳朵，打着瞌睡，車夫對

雷蒙脫夫看着，拍拍手套說：

「先生，請坐吧！沒有帽子站在那裏是不好
的，你有什麼難題？」

「普希金被殺了！」雷蒙脫夫說着，但聲音
幾乎使人聽不出來。

「誰呀？」

「普希金，是的，反正你是不會知道的。」

雷蒙脫夫悲傷地說。

車夫取下帽子，在門口畫着十字唸唸地：

「把我的靈魂交給你手裏！」

「你說什麼了？」雷蒙脫夫驚愕地問。

車夫沒有回答，戴上了帽子。

「先生，願坐！這寒冷的天氣，沒有帽子怎
麼行！」

雷蒙脫夫坐上雪橇，對車夫說：

「到莫依加去！」

車夫喊雷蒙說天在荒漠的像發黑的銀子鋪成的城市中駛着，顫動的燈照耀着建築物的圓柱和門窗，隆起的橋欄，絲帶般的瞭望所，和蒼蒼的雪白色的鉛鋼碑。

在莫依加的河岸邊，雪橇駛近了一處黑暗的住宅，那裏只有第一層樓的兩扇窗子裏透著光亮，門前的台階上停着一輛轎式馬車，車上兩扇小門敞開着，車夫也不知到那裏去了。

雷蒙說夫輕輕地在車夫背上推了一下，車子就停了下來。

雷蒙說夫有着燈明亮的窗子，但是並沒下榻，一扇窗的窗帘捲起了鉤在鉤子上，但並沒有到頂。

雪橇飛快地駛近了台階，裏面走出一個穿皮褥子的人來，他走上台階敲着門，開門的是一個穿近衛騎士服的軍官——但查斯。

「呢，他怎麼樣了？」穿皮衣的問。

「醫生說一點希望也沒有了。」但在斯回答：「完全絕望了，他死了。」

穿皮衣的走進門房，門就關上了，風刮得馬車上的兩扇小門不停地搖幌，發出噠格噠格的響聲。

「死了！」雷蒙說夫重復了一遍又默然無聲了。

「死了！」他重新說，憤怒地叫着車夫：「

到花園去，趕快！」

雷蒙說夫的雪橇駛去了，車夫就在那時候撈了一個轎，因為要讓兩輛很快駛着的轎式馬車，這兩輛馬車，在台階上停下了。

花園街，雪下得很大，車夫駛到一窪大而陰森森的住宅前面停下，雷蒙說夫從榻上走下來，披上大氈，舉着蠟燭，在旋風般的雪花下面上了台階。

雷蒙說夫急急地敲着花園街住宅的大門，風吹得鐵的路燈在頭上擺動，但是沒有人開門。雷蒙說夫用力地推著門，鎖折斷了，門也開了，他讓門這樣直通的開着，急急地衝過一個僕人的旁邊，那僕人是聽見敲門聲而帶着蠟燭出來的，他一見這種情況，害怕地直退到牆根邊。

雷蒙說夫的祖母——埃爾新也伐耶的客廳裏，祖母坐在圓桌子旁玩紙牌，一個半老而穿得模模綽綽的女人和她並坐着，手裏編織着衣服，桌上的櫃台點着一支蠟燭。

門開了，雷蒙說夫急得像暴風雨般地穿過了客廳，他全身是雪，身上的皮氈敞開着，他並沒有戴帽子。

「雷蒙說夫！——祖母慢慢地站起來叫他，聲音很低，她那顫抖的手支在轉椅的椅托上，女人的絨線球掉下了，在地板上打滾。

雷蒙說夫一直走進了房間，對誰也沒有瞞一眼，順手就把門閉上了。

女人從桌上拿起蠟燭離開了客廳裏呆呆地站

着。

着。

黑暗充滿了屋子，只有一點點微弱的光芒，從雷蒙說夫房間的門縫中射到地板上。

花園街靜靜地在陰森森的屋子旁燒着，夜很深了，下着雪，全宅子黑黝黝的只有一間房的窗子還照著燭光。

車夫在台階旁的雪橇的取手台上睡着了。埃爾新也伐耶的客廳裏，一張低矮的從雷蒙說夫房間裏，穿過光亮的磚縫落到地板上。雷蒙說夫馬上站起來開了門把它拾起。他還穿着皮大氈，大氈裏邊的體服，也卸得好好地。

雷蒙說夫站在開着的門裏所透進來的亮光中，用半開的嗓音讀着：

「詩人——榮譽的俘虜——死了，被流言中傷了的野火……」

他沉思了一會，走到客廳裏的窗口邊，前額觸着玻璃，向街道上注視着，死而黑的聖彼得堡靜靜地躺在雪中，街上慢慢地走着一個燈夫，把燈吹熄了，跟着每一盞被他滅了街燈窗外面的黑夜更顯得陰森而慘白，車夫在台階旁睡着，全身蓋滿了雪。

有一個人拿着蠟燭走進客廳來，但看不清楚他是誰，燭光照着雷蒙說夫失了力的肩膀和幾乎像彎弓一樣的背上，黑色的玻璃影射出顫動的燭

光。

雷蒙說夫很快地旋過身來，他的臉變得非常

難看，他懇求着，聲音有些顫。

在第九號廠裏

里戈

——紀念一個人的死——

這是一則朋友告訴我的故事：

應該不能算是太過遲吧，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地方，也不過距離前線又X公里，幾個月以前，我們也曾爲着那九架的湘北大捷而興奮，全廠裏的人們，都爲了這意外的捷報所鼓舞——尤其英美。X，你是知道的，英是一個熱情的傢伙，他有北方人的特性——狡猾，熱烈，那一團火樣的令人可親！英爲着那捷報所鼓舞，更加緊了他自身的工作，雖然他那由於過度的疲勞和長途跋涉而受了自傷的身體，是不允許他這末做的。

「超！準備着吧，咱們要回北方的老家去了！——他熱誠地對我說着，雖是個極大的信心！說過了以後，一個天眞無邪的笑容把他帶給工作去。英！不，其實所有的青年人，都爲這重大勝利而興奮了，這整個在羣山擁抱中的小市鎮，也整個被這一大捷報一的傳來而激動了。

好，讓我與快地告訴你，這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吧！也許你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吧，是不是？倘若這高聳雲表的大山，一個不太大的市鎮，便藏在它的懷抱中，卻前，號稱湘省四大河流之

一的資江在歌唱！這裏的人民有着湖南人特有的天性，勇敢，堅實！然而他們都浸浴在戰爭的狂熱中！尤其是我們又X廠來了以後，整個的小市鎮開始了亙古未有的翻騰！一切都是爲着戰爭。

話又拖得太遠了，還是讓我從頭說起吧。在祖國揭開了神聖戰爭的第一年代，我們又X廠就奉到了遷移的命令。X，你是知道的，英在那時就在廠裏工作。在北方，我們是叫做「又X兵工廠」。爲了戰爭的影響，也爲了上峯的命令，我們必須即刻南遷。當廠長宣佈了計劃以後，我們就開始了遷廠。由北方的一個大城，搬過了中原的交通中心點，轉換了多少方向，我們向着更南去，到達了抗戰的心臟——武漢；然而，那裏也畢竟不是個安身之所，於是，紅色的箭頭，又指向了大江以南。

經過了一段水程，才算到達了這個最後的目的地！迅速地完成了簡單的廠屋以後，我們就開始了工作。要知道，只要我們的機械一轉動，我們就多一份力量來打擊敵人，不嗎嗎？

遷移前，英爲着依戀那北方的家，却不能決定他自己，（身隨廠南遷呢，還是留在北方！）

在開始遷移的前夜，他到我的寓所來，像受了變曲似的，天真而傷感似的向我說：

「超！我愛北方。這廣漠的原野，像野馬性的風沙，以及北方人的樸實，超白！……我要留在這裏！」忽然，像有了什麼預感，臉色一怔，聲音斷斷地說：「然而，我可不是做順民！也許，這裏將來……了，我就走向太行山裏！」也奇怪，聽了他的話，我感到一陣辛酸，像馬上就要離開了這個伙伴，我拍着他的肩膀，安慰着：

「英！我應該冷靜一下，『遷廠』這並不應該就是撤退；相反地，却正發現了政府抗戰的決心！只要我們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誰能說我們對祖國沒有盡力！英，去吧，又X廠需要你！——祖國也需要你！」

彷彿是吃了苦果，我聽到他微弱的自語：「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不久，我們的廠開始了遷移，我看到他與黃地在整理着什物。忙亂中，他漲紅着臉對我說：「超！廠又命令我，首批隨機器出發；明天，我就要動身了。」——捨不下的北方人高亢的聲響，

像洪鐘一樣的震盪着！我沒有回答他，只報給他一個無言的微笑。X！你是知道的，英的個性相當堅強，他有着他自己的人生哲學，對於一件事，只要他認為是應該做的，那末他會用盡了他的力來做；那怕就是犧牲他的一切！不過，如果爲着真理他和別人發生爭執的時候，而他自己是錯誤的，那末，他會立刻放棄了自己的成見。以狂，我常欣賞和他爲難，開玩笑的堅持我自己的意見，他竟至漲紅了臉和我力爭，甚至急得暴跳起來！X，真的，你想想有比這豪放的熱情和真實的性格再可愛的嗎？

第二天的大清早，我就跑到廠裏去，想藉着這次掘別來暢談一次，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地同事們告訴我：「英已於昨晚午夜，隨首次專運車南下了，因爲隨行的倉卒，沒有和我辭別。」的確，當時我完全給這意外的失望驚呆了。

爲了工作——也就是爲了職務上的關係，兩個月以後，我才隨了廠中器材的專車，轉轉的來到了這新廠址。記得那是一個暮春的黃昏，當我到達了這個市鎮時，第一個迎着我的是英。他變成了更熱情了些，像是出廠後的姑娘，看到了最家人一樣的興奮，顧不了我的疲勞，他詢問着我途中的一切！

就在當天晚上，他又來到我的房內，談着一些瑣碎的事，這之後，他便滔滔不絕地開始了他的敘述。

「近來一他做：「對於工作，我又看了一個

新的信仰！在生產里，我發現了真理！……」

我開始注意了這個年青人：在意志方面，他轉變得更堅實，在身體方面，相反地却消瘦下去了。從他的談話里，你可以看得出一些。有時由於一些神經上的興奮，他會漲紅着臉在喘息着。

「超！——他接着說，「就是由於這次過渡，使我獲得了這新的信仰，在我離開那北方的漢野開始長途南下的時候，敵機在途中，和我開了一次玩笑，那時列車正駛在平途中，敵機五架追逼着車子，當時我真急壞了；也算幸運，它却没有

投彈，朝前列車射了幾枚機槍，」說着他抽起了袖子，指着左臂上一個小的彈疤；他說：「真憐憐，僅僅了一點皮，我真得感謝那個機師呢！」

由於過渡的錯誤，到了這新廠方便提倡工作競賽運動，用實際的生產來彌補那過去的損失。

兩個星期以後，英在工作競賽上，獲得了全廠的冠軍；兩個星期的時間，他的生產較平時增加了一倍。廠方於是頒發給他一張最榮譽的工作競賽獎狀，並且還額外附給三十元的美金。記得在那天的給獎大會上，英在熱烈的鼓掌聲裏，接受了那榮譽的獎獎，至於獎金，他却當場轉獻給廠中的抗聯後援會了。

晚上，他來到我的房間裏，我歡迎地站起了迎接他說：「歡迎！我們中國的『史達漢諾夫』英雄！」他却不在意的笑着說：「……我是爲了抗議啊……」在這聲音裏，我發現他更高度的興奮。我馬上覺得這是一個危險，很替他擔心

然而，在他這末興奮的熱情中，我怎能向他提一句冷水呢？

之後，我因爲到X去領取一批新的器材開了這裏，三個月以後，當我帶了一大批新的銅鐵工具回到廠裏的時候，英却在醫院裏養病。同事們告訴我，在我離開這裏三個月中，英的工作異常努力，曾經幾次的獲得了上等的獎勵。但是，後來廠裏的醫生發現了他患着嚴重的肺結核，命令他必須休養；一個月前，就住在醫院裏去了。

我知道他的身體，是不允許他再過度的工作下去，X，你想得到嗎？這竟成了千古的遺憾！是三月十五日那天早上，突然醫院裏送來了一份通知書：

……第□口號病人X英君，於昨晚
病勢突轉劇，……

立刻，一股異樣的觸感，通過了我的全身。我沒有來得及看完，就急忙地往醫院去，在英的病室裏，擠着看護和醫生，醫生在診斷了以後，很溫和地對我說：

「怕是沒有希望了吧？肺部的呼吸很弱！惟一希望是肺部不出血，」隨後，他又補充了一句：「唉！這真是我們X廠的損失，我們失去了這末一位忠實的工作同志！」



醜奴兒

李朴園

——杭州百憶之一——

去年秋天我住在勞動營。

熄燈以後，全營官兵都熟睡，只剩下不多的幾隻蚊子，向幽地在四圍訴着秋思，如水的月光，映着顏光的窗子裏透進來，滿地，滿床，滿身，滿眼，浸透了全室，也浸透了半老人的神魂。

「千軍上婢娟！」

我在杭州任過十年，杭州有我的戰役，有我的愛，有我的良師，有我的朋友，有我的遊蹤，有我的寄跡，有我的房屋廳舍，有我十年來的生活的記憶，在千軍婢娟之下，我想着牠。

她，是那一個柔媚雅的好女子！

吳越兩宋明代帝王，造成她雍容富貴的風範；蘇東坡白樂天多雅潔，養就她多愁善感的氣質；更堪堪二竺六橋，柳浪荷風，若許題詞，萬種閒情，點綴這這那，說花香，玉宇瓊宮？

現在，你是被欺侮了！

那個被侮的醜奴兒，並不是學生口裏的「可憎才」，而是事實上的野蠻種！他，恰像一個可怕的魔鬼：身子短而胖，黑的皮膚上長着黑的

毛，五官突出，獠牙外露，只要一陣色情的淨笑，就嚇得大毛骨悚然！

她會受如此醜奴的欺侮？

一說不乎之氣，在我這給月光浸透了的神魂中發生，它變得發火起來，使我對此千里相共的情形，在心底裏起了一種反應：我要歌頌她的笑，那流動的英德，更這奧德美說，同她被欺侮的事件來一個對比，那本來兩月光同太暗的月影！

我開始寫「杭州百憶」。

「杭州百憶」寫了十多篇，給一個在洛陽聽報的朋友妻了去，發表了幾篇沒有意見，還值我的妻同孩子們從陪都西下，忙於家事再忙着家事，一「杭州百憶」也就寫不下去了！現在又換換入多思的秋天，「黃河」案稿，想重寫一次。

所幸，杭州給我的印象太深，這「百憶」也許不是那「百憶」，杭州的情緒是不會兩樣的；我願意把牠寫出來，給住過杭州的人同想到杭州，給沒到過杭州的人知道知道杭州——這杭州，我個非非收回不可的！

黃河月刊

二卷八期

英的跟我商會了淚水，他抓住了我的手——呵，像老樹的枯枝，冰涼而僵硬！我用力地握着他的手，企圖以我最大的力，給他一些小的溫暖，他似乎也感到了，抽動着那兩片蒼白的嘴唇，眼睛無力的望着：

「福！……站在……自己……的……崗位上……」

「努力……爲……抗……建……流汗……」

我嘗過了，我怕看這張黃血的面孔！……

黨國的危機，這是在震天價的吼喊着，巨輪的旋轉帶着的這這這，交戰版這近代鋼鐵工業的文藝！……

……的鋼鐵，被鋼鐵工作人們的眼睛，彈光四射着看小鋼片，發出金鈸的響聲！……

……的鋼鐵，在把各部門的產品，迅速的交換着，這是一幅動人的工業圖畫啊！……

今天，廠裏的友人，爲英舉行了一個小的追悼會，我回到我所裏，照例里水鏡閃閃着，……

……的北方人！……

……的黃河，深深地望着我，我默然了！

黃河編輯室緊要啓事

最近本室收到許多來函，或訂閱本刊，或查詢遺失，此皆非本室經管事項，編譯投遞誤時在廣不免；嗣後凡關於訂閱及查詢事項，務請逕向「新中國文化出版社業務部」接洽，否則本室礙難負責轉遞之責，請希鑒察！

八一五

靜靜的紅泥路

——杭州百憶之二

民國十年的冬天，我以一個絕下的毛孩子，搭上從那台到北京的火車，臨天亮在車廂裏打了一個盹，到前門下了車，一下子不知東西南北，迷失了方向。這個迷失，是因為睡到一盹的關係，北平本身是不會使人迷失方向的。

民國十六年的深秋，我以一個大學畢業生，搭上從天津到上海的輪船，在船上，同伴們一個個暈船暈得吃不下飯，我還是每天三餐，每餐三盞，可是，一到了上海，我的方向又迷失了，這一下又是爲了上海的面積紛繁。

說到上海，我常想起一個規模宏大的機械工廠：滾進它的門，你已聽聽到它那種複雜龐大的聲音；一進它的門，好了，成千成萬的輪子在急急忙忙轉着，成千成萬的履帶在嗚嗚雜雜地叫着，簡直弄得你頭昏眼花！

從上海北站到了瀟杭甬路的火車上後那種進了大工廠似的煩亂還未完，又是火車上的煩亂的情形了，這個同鄉鄉裏喧鬧一大陣，那個同鄉個個着實管生意……

你要是不聽這些，把頭朝窗窗外：沒到站，江雨的風景是够你看的，而在飛跑的車外她們又那末忙，一個小出飛過去了，一叢樹林飛過去了

，一縷疏水又飛過去了，這個飛過去那個來，那個飛過去這回來，飛飛跑跑，這是個個不了！

到了站了，一處有一處的特產，特產的名字都相當的引人，而叫賣的人又那末起勁：風溼醬蹄筋，醬肘子，醬鰻魚，蕪荳豆腐乾，南湖老菱，南湖糟蛋，五香鬼兒肉……；每一種東西都代表一種鮮味，每一種名字都引起你的食慾，你不忙！

杭州的城站，一面接客人從上海來，一面送客人到滬談天，這末一迎一送，一往一來，一上一下，人多了，聲音也雜了：有大呼，有小叫，有上海話，有蘇州話，有南京話，有杭州話，有海談話，有時還夾雜着許多外國話；差不多也得你頭腦昏昏！

杭州城站的黃包車，成千輛的集中在站外，這些黃包車受着特別會兜生意愛說話的：你一出受檢包的號碼，就常有十幾輛黃包車，給你一個大包圍；包圍不特用車子，而且還有機關槍一樣話語，從四面八方而來！

在上海住的日子不算，單就從上海北車站到杭州城站的站外，特別快車五個鐘頭，等車罷車一個鐘頭，至少六個鐘頭罷，總是弄得你目不暇接，身上眼聽，心緒亂亂到極點，神經緊張到極點，你目已要成了大工廠裏的大機器！

等你一上了杭州的紅泥路，那就完全不同了！

！

杭州市政的進步是很快的。在民國二十六年

冬天，我同宣傳車的同志們離開杭州的時候，不單從城站一直到錢謙寺的那條幹路，已經全部是很亮的柏油馬路，就是從城下到拱宸橋，到六和塔的馬路，也都用柏油澆過了。

可是在十年前，我從大學院籌備西湖藝術院的時候，有許多後來的大馬路還是很狹的小巷子，環湖馬路還沒有修，全市的主要幹路。只在鋪了假冒的三和土以後，塗上一層較枯皮較重一點的特紅的泥漿。

這種泥漿，在天晴路乾的時候，是一種新造的洋房屋頂上的紅瓦一樣的顏色，看上去非常乾淨，非常溫和，非常恬靜，非常熱情；尤其從近處望到遠處，你覺得碰到了一個天真爽快的朋友，他在伸着坦白的懷抱等着你！

天陰下雨的時候，紅泥的色影加重了，那天真爽快的朋友，在頭上加了一層憂鬱，但是，這不會使你失望，他的坦白變成了同情，你覺得他是絕對可以信賴的，你願意把你的心事同他詳談。而他呢？永遠在同情地聽着你的！

不論天氣怎樣的變化，這紅泥馬路的色彩，總是同她兩旁的建築調和的：一律粉白的牆，一律是近景的瓦，一律是蔥綠的樹，加上這一律是桔紅色的馬路，你覺得任何一段，任何一處，都是一張美麗的畫！

我說牠是一張畫，不是一曲音樂，不是一個戲劇，就意味着一個名字！

杭州的建築是安定的，不但沿路所見的全是
高牆的牆，高牆中間每家有一個結結實實的門，
而且，牆的顏色是白的，瓦的顏色是近黑的，門
的顏色，深藍的，無從從形在色都給你一種安定
感。

杭州的人是安定的，他們沒有妖言厲色，他
們斯斯文文，他們不慌不忙，而且，如果不是春
節那多多的季節，他們的生活都得很穩，他們的
家裏都安適，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必要，他們不大
出門，出門，也不喧嘩！

於是，這紅泥黑路總是很靜的。
本杭州住，你走在這紅泥黑路，是靜的；你
靜靜地到，尤其是從上海到杭州，當你出了城
鎮，上了那便宜的公共車，靜靜地，安適地
坐在這杭州特有的紅泥黑路上，你會覺得到了你
的安適的家，你便安心，你便這意，你便覺得世
間還有什麼煩惱，甚至你會不相信世間會有煩惱

杭州是天堂，的確是天堂。
這天堂是我們的！

石塔兒頭

杭州百憶之三

西子，藏在深宮裏；西湖指在四山裏。
西湖湖上所設的南山北山，同西湖邊登上市
觀的南山北山，都是指西湖五里以外較高較大

的山設的；在西湖的近邊，也還有很多的山，不
過，這些山都比較低，比較小，除了若干塊話，
三五名樓築以外，沒有什麼名山的趣致。

於是，別處也有不少的名湖，所不及西湖的
地方，原因也許就在這些較低較小沒有名山趣致
的山；因為，西湖是那樣的平靜，西湖是那樣的
明澈，要不是這些深穩的，起伏不定的山在近邊
攪着，我們也許覺得太平靜，太平靜。

就在這些山上，有兩個個為這西湖的人絕對不
容忽略的塔，便是原在南屏山脚上的雷峯塔，
同現在賣石山上的保俶塔；前者稱為老塔，後者
稱為美人，前者短而粗，塔者秀而長，一在南，
一在北，迤迤相對，相映成趣。

這雷峯塔所在的中間一段，是杭州市同西
湖湖隨相接耳聲斷斷的地方；兩塔本身所在的地
方，便是從南北兩路走進西湖的兩口；從南山
路進西湖，要從雷峯塔下經過，從北山路進西湖
，要從保俶塔下經過。

保俶塔脚下便是石塔兒頭。
民國十八年以前，從蘇下到靈隱寺的汽車，
一出杭州市，先要經過一個高崗，然後從斷橋走
上白隄，經過孤山，通過西冷橋，走上到靈隱的
大路；民國十八年西湖博覽會開始，才把湖邊
房拆掉一部，汽車可以不通過那個高崗。

杭州只有一種相信，原來其在二十里外的
拱宸橋，後來日本在拱宸橋的租借地收回了，中
華民族死對頭的日本帝國，便把他們的領事館移

到了杭州市；可觀的此，不前不後，不左不右，
日本領事館的地位正在西湖入口的環湖高崗上。

在杭州，一提到石塔兒頭，任何都會聯想到
日本領事館；在那樣的一個高崗上，在秀麗的保
俶塔下，有那末一個醜惡的水泥大門，門上有那
末一個醜惡的金色菊徽，其中住着一些醜惡的倭
寇，同一些醜惡作偽的爭氣的同胞！

那高崗，向南結束了寶石山同萬佛的峻勢，
漸漸穿過下臨山，朝着錢塘江的來源；向北，走
過寶石山下的蓮花涼亭，可以乘松木橋的小船到
西溪荷花塢；往西，近到葛洪修道的葦蕩，林和
塔隱居的孤山，以至三竺。

那高崗，是因為修築馬路，還是為了日本人
的功德，要不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國的野心的暴露
？在日本領事館的塔下岩石上，刻了許多一尊無
阿彌陀佛一佛號之外，又用很大的字，刻得很深
的，有一個一南無大勢至菩薩！

這一南無大勢至菩薩，在中國的摩訶庵，
同一般的佛號上不見見，日本人是常常稱讚的；
菩薩自然沒有侵略的意思，但在日本領事館旁
深深大大地刻上一個佛號，不知道的人會以為
日本的大勢要到中國了！

誰敢說日本小鬼沒有侵略居心？
民國二十三年以來，杭州的古翠佛塔塔出現
了。那時日本的杭州領事長井村，不單陸續收買
了許多最完整的，具有歷史價值的古塔，並且藉
觀摩對餘姚密的收藏為名，在杭州有名幾家收羅

襄河之戀

北冰

嶺南的浮埃風掃蕩了夏的威嚴的臉，像炭火似的陽光籠罩了幽靜的山坡。

人們嚷着要游泳了，在那美麗的襄河。

我在市上縫了一身游泳衣，戴一頂寬沿的草帽，和C還有幾個同學，也去游泳了。

在閃耀着雲母的縹緲光霞的沙灘上吃力地踏着步子，靠近浴場的地方，保持相當距離的圍成兩座席棚，那條沙漠中的荒城，城前還飄揚着一面小紅旗。許多青春的女性踏過滿熱力的鬆陷的沙地，微笑地走到那兩座荒城裏去。幾分鐘之後，她們的長旗袍變成通體鮮紅的游泳衣了。她們的高跟鞋或其他愛穿的鞋子脫掉了，光着腳走向河水。她們的頭髮覆蓋着紅藍色的毛線髮帶，兩根細繩繫到額下，露出髮前的整個面部。她們是那樣的高興，像兒童在雨後水多的池沼裏玩雜鴨戲水一樣，跳着，笑着，把頭部浸在碧藍藍的柔波中間學習基本姿勢。有的也仰臥水中兩手亂划腿部却不動地學仰泳。——我們略一留心，知道她們多是健康者，固然有不少雪膚玉肌的小姐們在裝模作樣地消遣，但是類似非洲的少女咖啡色肌膚的更不乏人！

我是不會游泳的，可是我自幼就愛水。我喜歡她們多健康者，固然有不少雪膚玉肌的小姐們在裝模作樣地消遣，但是類似非洲的少女咖啡色肌膚的更不乏人！

歡她却说不出半點理由。襄河並不像詩人們描寫的那樣動人，但是我愛黃河潤湧的波濤，也愛襄河的恬靜溫香。而且，我常默念那襄河就是一個家鄉的探望者。她時時引起我懷念故鄉，於是對我更親切了。

當我疲倦了的時候，便躺在沙洲上，半截身子浸在冰裏休息着凝視那萬尺高空，有時發現一隻黑色的小鳥高翔，像一隻小船在藍藍的天湖岸自由划行，啊，多美的天空啊！美的日光，美的空氣，美的襄河……

我們揀了一處水深的地方練習跳水。

由於河水的靜寒使人懷疑舞躍在天上的不是烈日而是初秋的可愛的月。她的吻是溫良的。她的流波一直跌入水的深處，飄漾起瀾銀色的圓圈，攔住你，像一條渾女郎的紗巾，向你送來清雋的的笑和人間最精緻的比任何成功的藝術品都要美的膩的小白花，一朵，兩朵……無數朵圍着你旋轉。

我又僵臥在淺灘上了。

想吧，假使那是大海，是汪洋。我是一名勇敢的海員，健康，靈敏而多智（姑且允許我這樣自做吧）的自由艦上的水兵。為了反抗侵略，艦

家的家理多所出入。

州人，那時自稱日本領事館秘書的，不爭氣的杭州人，那時是介紹各村各戶各處參觀的人。後來，日本軍隊在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號到了杭州，這倒不是冒險的黃帝子孫的敗類，便是首先介紹地方維持會人選，組織維持會的人。

這維持會人選，組織維持會的人。同他媽家寶置最多的臺雨台上，先發會過地許多次；還是一個四十多歲，高個個子，長長的臉，常常穿着一件灰色的軍袍的貨色；至今，一想到石塔兒頭，我就想到這個侮辱黃帝子孫的人！

石塔兒頭，是黃帝子孫之所！

民國二十六年冬，我第一次為維持會講義衛院到杭州的時候。天，有一點小雨，我同林風賦王代才兩位先生，在潭潭泥馬路上，乘着一包車到瓜山下的園苑去，經過那高崗，看到了一堆亂亂的金菊花，同一大夥子，心裏就湧起了一

半！

此後，我時常從瓜山新橋下去，去的時候，我坐船從湖裏去，我坐黃包車從湖邊去，要不我就步行去湖邊談，儘可能，我聽聽胡胡全胡全，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我聽聽胡胡一大夥子，我看看它們的牛兒！

短簡之九

鈔譯先生：

昨天在匆忙中寫了你一信，
它來這第一封，真不現在我
見要換供就你做金身的，所以
在這兒補充幾句。

第一件手稿，自然第一件條件
件要不重費，第二件條件去破件
於來源，有些地方或者無關，有
的是充足的物質條件，但得不到
人自願，以要能出來件刊物，
毫無生氣，不過擺在書架上點綴
點綴而已；有時一點很能寫文章
的朋友想合辦一個刊物，但又苦
無錢，即使錢有了，寫文章的人
也有了，而沒有專業經驗的人來
担任發行，訂閱，推銷廣告等責
任，也是不能使刊物深入到廣大
的讀者羣去的。因此，鈔譯先生，
我並不像別人一樣只希望你們
的刊物快點出版，我還希望你在
出版之前來一個精密的計劃，先
把紙張的價格，印工排工，裝訂
費打聽清楚（還要注意牠是天天
漲價的）然後把你們的經濟力量
估計一下，再決定出多少頁的刊
物，還有稿件也是個最大的問題，
如果沒有幾個固定的人担任撰
稿，那麼最少你準備借好兩三期
的稿子才開始出版，不然單靠外
國的投稿，是相當困難的。

在抗戰期間，人力物力
力都很艱貴，我的一個刊物要
能夠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不寬
枉花費讀者的時間和經濟才行，
我理想中的文藝戰線，將是內容
很充實的一支生力軍，祝先生和
其他的同志們努力！

十月廿七早

黃河月刊 一卷八期

八一九

身邊魚雷擊沉，我抱了一塊碎船板划到小島，這
裏是有着濃綠的椰子林的孤島，我底周遭潛伏着
虎豹毒蛇，牠們都想侵犯我，因為我手裏沒有武
器。我底性命一定要斷送在這裏了！我只有有一個
期待，在我未死的一分鐘之前看見一隻自由體上
的旗號，載着金人熱愛正義的弟兄們向着侵略的
海盜襲擊！只要一分鐘，那時間是很多的了！
不要等那屠殺人類的法西斯艦隊沒！因為我們
勝利的槍杯，已由和平之神親手獎給我們了。
我笑了，在晶瑩的波濤中，看見見中國新生
的巨影，和一幅被鮮血浸紅的版圖假貼在一起。
再不向那浮萍嘆息了，沒有一張飄游的草葉
或花瓣看見我痛痛的臉頰，因為悲愁和徬徨的日
子逝去了。我的臉上再不加灰色的面罩，別難

，流浪，窮苦，轟炸，都成為比吃破穿衣還要平
凡的事，我再不依戀舊巢窩舒適和逍遙！
C 從一隻漁船輕飄地躍入水中，柔藍的波
波盪起花網一般的漣漪。我沒有留心，仍在默
地想。
我在想著：我們的戰船沿着襄河收復失地的
日子，我趁了襄河的船隻回到渤海岸的家鄉，吃
雪白的津梨，看西山的紅葉，見到因禁在古城的
親人：啊，他們在歡迎我呀！他們在歡喜得流淚
呀，……
「哎喲，她給搶去啦！一個體育系畢業的
小姐穿藍綠格的游泳衣，潛入水底摸了一塊白石
，被另一個搶去了，她鑽出水面嬌柔地說着，打
斷了我的思緒，我以為是一隻小鳥在叫。
襄河，我愛襄河！她是七位年輕的族人，帶

起祖國的堅毅和貞靜，流過了世界的海洋。她是
一位抗戰的無名英雄、流地、金、純銀和子彈
……她一點不覺困倦，她也沒有得到什麼空
頭的獎譽。
是的，襄河是可愛的！她已經
批青年，快變成海上的發勇軍了！
「捉啊，捉啊，一天條鯉魚！」
許多同學聯成一個大圈子，去捉一條大魚。
然而，魚兒拉轉尾巴，輕俏似地逃出了深水的網
羅。我不禁興奮地唱着：
「……我情願做襄河裏的魚，
不願做亡國奴！
亡國奴是不能隨意行動啊，
魚還可以作浪興波……！」

九月二十一日

日蝕的奇觀，老早就在人們的心裏刻印了一層時的幽靈，誰都在性急地等候着它的來臨。

本來已經絕望的心，忽然被二十號下午的放晴又欣然地鼓舞起來了。於是臨時決定：「乘夜車赴寶雞，無論如何，決不辜負這次千載難遇的機會。」我是最雀躍的一個。

剛到車站不久，謝先生同一位才從前方回來的魏先生也到了，謝先生罵我為什麼不等她，害得她在社裏前後叫呼了好半天。

車上的人是擠得水洩不通，明明是綠銅皮的特別快車，但結果我們是無辜地坐了一特別慢車。一到次日日的太陽已離開了口。我們的一特別快車一理停留在離寶雞十里路的小車站上。這道怎麼難呢，不等達到目的地，太陽已被遮完了。一「該死的車子！一好像我比別人都急得利害些。

下了車，太陽已偏去一半，雖然爲着時機的尚未錯過而感到快慰，但天空灰白的雲塊已漸漸吞沒到半圓的太陽上，其微弱昏黃的光中映在西天上的月亮。

我們以最快的步履爬上前面的山坡，在草叢中鋪開了毯子，一睡意看最舒服，把大衣披上，冷啊！一謝先生說完個個套上了皮大衣躺下來了。看樣子，她是想睡覺的。

黑雲的確在捉弄人，遮沒了它，一會又露出了它。一層中的一層日牙，眼有就要沒入一大塊濃密的烏雲裏去了。不過嘴裏吟着種種，心裏還未覺得十分失望，因爲天宮的奇景，在思想中並沒有決定那是會沒有的。

「我有點害怕，天會不會忽然像天崩地裂一般地動了起來？」因爲這時的天一點一點地變得沉重了，好像有什麼不知名狀的魔力在掩掩而來，恐懼的心，以爲這會是世界末日的前夕。

「你這小孩子，怕什麼呢？」謝先生大笑起來了，當然這是屬於孩子好奇的心。一個賣油炸糖糕的來了，他站在我們的面前，奇怪地問道：「你們這些，幹什麼的？天陰，又沒有響聲，爲什麼都跑到山上來呢？」向他解釋了半天，他還毫不相信的搖了搖頭：「天黑了，到屋子裏坐一會不就天亮了嗎？」唉！中國老百姓的愚昧，簡直是固執的！

烏雲奔奔在天宮，大地像黃昏一樣，這時的黑風吹到身上，已開始感到冷了，的確，漸漸漸漸沉下來的天地，心，感到了顫慄！

穿過了天空，沒有一絲日影，黑雲佈滿了，夜已降臨！
「哎呀！天黑了。」好似夜深的情狀。
溫度驟然地降低了，也許小草上會閃出露珠。

，皮大衣似乎是抵不過寒氣的侵襲。

從山坡上向下看，寶雞市上的電燈，已隨着天時陰暗的深處而逐漸顯得明亮；當全盤的黑暗中的這幾點閃亮的點綴倒顯得非常美麗。

天宮是漆黑的一片，只有東方極樺的天絲縷，在輝射着粉紅色的紅暈，也許那是西安吧！因爲這裏是蘭州。

很短的時間，天色由淺灰而淡白，而終於明亮了。幾分鐘的變化，算着完成了那似月的期待。天宮不給予厚惠，也只計莫可奈何。

大家都嘆出一口長氣，好像推開那間我們已過去了兩天；又好像停止的心房又開始了跳動。

也許是我們的想像太美了，所以結果實了。雲的遙遠，使我們美化的心感到了傷痛的失望。

當天世乘四點半鐘的小快車返西營，誰知西安慢子穿厚，便看見了一群光輝亮色的天宮。雖然說得全健，但已舊積無幾了。那黃色的月光，也許真實的羅紗書寫于詩意中，並且說在東方還不隱隱地出現，但是，這些我們是錯過了。

想幾幾年才有一次看到的機會，所以對於爲天時的不利有憾減色。但在年月的機遇上，我們已是幸運的了。



最後的諷刺

臧克家

事實，

這個像面無錶的詩人，

證明了，敵人在語言表演所吹送的，

這一次，並不是語言的風。

「劇人演悲劇」，

有些人把耳旁聽起

去接受這個新奇，

慣好用閒話磨滅磨磨的人們，

在生風的嘴角上

又添了一點東西，

還有，更爲了看別人的笑話而來到世界上的

（他看不見自己的笑話臉子）

少不了又要把這一幕劇

拿到別人臉前去表演，

（他一定是個生動的演員）

把這一幕劇

寫在自已的心的流水賬中間。

（過時，又塗掉，

另換一個新的題目）

你，老是用笑臉的眼睛

去看人生的人，

在別人的眼裏

孤獨得像春風裏的柳條，

你的心臉一支占塵的旗子，

寒酸和風向你拉滿旗。

你會用心血

製出你的劇中人，

叫他的口去說出一「諷刺」，

今天，你用壺再丸，

用一個最悲慘的死，

（向着你的妻子）

對人生作最後的諷刺。

我看過，

有的人用自殺

來宣傳自己，

（結果，他並沒有死）

有的人拿死來恐嚇，

來向人間乞求一點什麼東西；

而你，我清楚，

都不是。

我知道，

一隻冷手

在向你的心底打探，

思想的荒島

使你的步子落得大礙，

我知道，

向前瞻望，

向後回頭，

一條心掉在新舊的兩端。

（還有，還有什麼？

還有古舊的愛情使你厭倦？）

再提到窮困，

它會動搖你——一個丈夫的心？

（只可以作個幌子

供庸人去談論）

你要用一摞壺再丸

去救一人生的矛盾，

（怎麼不用一粒子彈？）

這些矛盾的箭頭

射得我心頭出血，

射死了一顆懸活的靈魂！

流俗的傢伙們

請閉上你們的嘴！

青年王進的下落

長虹

青年王進得了一種病症，在醫學上有名病：

兩個月來沒有治好，

沒有人知道怎樣治療。

在家裏時他只想出外，

出去忽然又到了回來；

椅子板凳都傷在震動，

他拍憂風窗子裏闖進。

他想，他還在生存！

看見生人想拉拉手，

好像是熟識的朋友。

他看重慶是一個大村莊，

連石頭都活潑活潑；

天空像一張帳幕，

什麼都被牠遮住，

天氣除沈沈的時候，

街市像一口死豬，

被吹得鼓起帆來，

蹄腿都是圓柱，

偶然雲消霧散，

蹄腿都變得鬆軟，

草木都悶得發燥，

人的心裏更沈重，

有口都不肯出聲。

青年王進是其中的一個，

也許他感覺特別痛苦，

他覺得不幸禍事來到，

首當其衝的定是他了。

但他說不上是什麼緣故，

因此他心情反反覆覆，

若此重慶不是個村莊，

為什麼人都這樣面善？

為什麼來個外國人，

也做來了外國人一樣？

若說重慶是一個村莊，

奇怪的事情又天天出現；

彷彿渡染結出桃子，

彷彿迎春花開在樹上！

他知道有石板坡長道，

連數條上有小路幾條，

但有一句話不敢出口，

好像這時正天下太平，

一句話可以驚走神靈，

草樹都綠中帶黃，

人面上帶出悽惶。

歌聲像是些蛆蟲，

想入地沒有地縫。

牠們觸角伸得老長，

接觸憂愁，不接觸歡欣。

他又把壯皮朝天仰起，

像要把人和屋翻在水裏。

王進還天覺得情形不好，

他的朋友也說來越步，

他們們些受驚的鹿，

連影子都無處尋找。

可是他為什麼不走？

他若走時萬事都休！

他想了想事出有因，

他和重慶不能兩分。

他彷彿是一顆樹，

樹根深深埋入土，

人人能把牠震倒，

但不能連根拔掉，

不叫他顛倒發根，

你們加給他的榮譽的實價，
把他的心的天降上。
已經上下過千萬次了。
「自殺是弱者，」
這話出自強者的口，
是的一流偉人們，
你們是決不會自殺的！
人主對你們
羨慕玩弄于一堆蛆蟲，
戀着香豔的肉，
戀着腐爛的腐，
戀着顯赫的財，
戀着一條天機用白骨做成。
(等到這些人全死乾淨，
人間才會大放光明)。
心頭上的敵人
較當面的敵人更可怕，
因為一個機關槍幾千萬里，
一個戰場只有一方寸。
(不單紅血，也聽不見聲音)
你這悲慘的消息
擊破了我心裏的一個秘密，
(同時也擊破了多少人的)
我心的機關
被一隻同命運手打開了。
湧出來的濤浪，
淹沒了眼前的人生！

彷彿把重慶吞并。不叫他同重慶見面，便是把他雙眼剜，眼裏仍會長出手，手上的然會長出眼。但這已不是現在，現在重慶木頭一塊，他彷彿可以拿走，也可以把他丟開。他這樣再說重慶，自己也吃了一驚。究竟爲了什麼緣故，他也不能說出。重慶往昔是歡天喜地，現在也門窗帶憂愁，陰時像女人戴了面罩，晴時像老婦眼睛乾枯。他從石板上走過，一塊塊石板都很滑溜。若是繞到大橋上走，地底下彷彿伸出手，要叫他停在中路。這天他回到家來，想把什麼告訴他太太。他剛一走進房門時，太太正把頭髮梳理，鏡子拿在她的手中，

彷彿比平常美觀，像一隻燈籠兒。王進心上啾一陣喜歡，忽而他又把面色改變，他想起得他的憤怒。因此顯得有點陰鬱。他的太太搶先問道：

「我到那裏去了？」

他倒不把她答覆，

「街上走了一回！」

但他隨即又想，

「若再加上『個字』，不是酸舌也是酒醉。」

他又覺一陣感傷，

女人是一隻綿羊，

女人說的是太太，

她已把鏡子放在一旁，

她待拚命說點什麼，

但不知怎麼說或怎麼做，

她只覺得他越發變了，

她不知道什麼緣故，

她拿起鏡子來自己照照，

看見這面色十分不齊，

她也許是冤枉的，

只是缺少學問罷了。

因此他覺得自己已有學問，

這話若換了副和顏悅色，

同他太太太陰險答詢，

他的病反前趨更嚴重。

一天有幾個朋友來訪問，

他們的神色很不安定，

是從禍福想掛前，傳說像北方沙土，把銅鑼和山川圍住。人心浮來浮去，人像鴿鴿上的蝴蝶。王進的生活雖不安定，但不多憂迫的痛苦，不必描寫他的職業，總之可量入爲出。生活安定的人胆量小，像平靜的水害怕風濤。這天是二月初的天氣，太陽已上升三竿高了，青年王進從房裏出來，他的太太追出來問道：「一回不回來吃午飯？」

「要是有空就來。」

他心不在焉地回頭作答，

「一回不回來還不能說，

什麼都在那個箱子裏，

他說時用手往後一推。這難態度也很尋常，太太却覺得有點小酸，她抓緊地走回房裏，王進一個人來到街上，一雙走，



動員激流中的韓城

冀勤

黃河的西端，長安的東北角上，屹立着一座

莊嚴和穆的古邑；動員激流中的韓城。它的四面

，圍繞着鬱鬱的岡壘，灤水在西南坡下，靜靜地

流過城牆，轉了個九十度的灣，就一直向南；

奔入黃河的窪口。

這個窪口處，離韓城二十里，是漢司馬遷的

故鄉，地名叫着芝川鎮，鎮南的司馬坡，背倚高

岡，面臨黃河，形勢異常雄偉。拾級而上，蒼松

勁柏遮蓋着頹廢的古廟；古廟中還留着一尊道人

仰慕的太史公的塑像。筆者遍過其地，最愛聽那

古墓上的松濤，和着黃河中的落日。

由韓城向北行，若是跨上毛驢，朝小路走

；只有四十里，就可以到達歷史上著名的龍門。

（龍門又稱禹門）兩山對峙，河面窄狹，黃浪奔

騰其中，如千軍萬馬。假使利用發電，那實在是

陝西工業上的一個很大的收穫哩。

就韓城整個的形勢上看：西北是綿互的高崗

，東南是廣闊的平原。縱橫七十公里，面積約

七千五百方里。東界山西桑河河津，與敵人相隔

距省城二百四十公里。

主要的產物：煤、麻、棉花、油類、五穀、

皮毛……煤礦用土法開採的，已有好幾處，

由黃河運銷於長安渭南一帶。

全縣分金城、龍泉、芝秀、雷南、豐惠、北

固、灤陽、麟陽等，九個鄉鎮。共計八十五保，

一千六百六十八甲，人口總數十一萬八千七百八

十二人。

自抗戰以來，這座偉大的古城，始終是巨人

般地站在國防的最前線上，做了陝西天然的屏障

；和中華民族東禦北禦匪的堅強堡壘！它曾經

用它自己的血，在黃河岸上，寫下了不少悲壯的

史詩。你若走到禹門，當然不會忘記那龍門山

下；沖激着多年的大河之濱，埋葬了多少無名英

雄的白骨！

今天，爲了要鞏固這座天然的屏障，和中華

民族東禦北禦匪的堅強堡壘；陝西省動員總指

揮部，特別在民國二十九年的冬天，把廣闊區動

員指揮部改立在這樣一個偉大的古城！第一步展

他看見很多幻象，

牠們引他到無人之處，

四周都是青黃的田畝。

他覺得極同重慶分開，

心裏彷彿有一點愉快，

但還不是真的感情，

只是一種機械的反映，

他知道要獲得平衡，

只有他離開重慶……

晚上他渡河回家，

他太太很愛驚怕，

但她又不敢聲張，

她一夜不會合眼。

次日她告訴鄰居，

他們也都覺驚異，

大家去打探下落，

但沒甚麼跡和消息。

一種傳說便流行起來，

從朋友到他的親戚。

不是爲流傳廣遠，

要預備詩來幫忙；

但叫王進是最後一個，

別的青年都安全無恙。

× × × × ×

套和編組。把一切的一人一和一物，都適當的安放在一個組織的系統之下去從事抗戰建國的偉業。這樣，我就能真正做到「黨政軍民聯合一體，軍事政治徹底配合」的要求。現在一路進這動員的實驗區，你就可以發現男男，女女，老老，幼幼的左臂上，都配了一個白地紅字的「職工」臂章。他們很勇敢地在執行着各種不同的任務。譬如：守望巡查隊，聯防會哨隊，還

有一些組織「職工」肩章和肩負各種不同任務的工作人員，通通稱為「職工隊員」。

依照平時的情形：縣有職工總隊，鄉有大隊，堡有中隊；中隊之下方：義壯，婦女，少年三隊。義壯隊包括十九歲至四十五歲的壯丁，婦女隊包括十九歲至三十歲的婦女，少年隊包括十三歲至十五歲的少年。

……

位張景昌，鑒於領難嚴重，自動投效勤工隊。第二件是龍泉鄉的一位婦女杜春菊勸夫赴警備班。現在，我們的老百姓真的覺悟到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是如何的關係到個人的安危禍福了！

警備班的編成，是由職工中經驗壯健的一，三兩分隊湊合起來的，各鄉的警備班就成爲自衛隊。今年五月間，商同區指揮部，對全縣警備班，舉行了一次射擊比賽。成績非常良好，結果還選拔出不少精銳的射擊手。他們在指揮部的提拔和獎勵之下，技術在不斷的增長，力量在不斷的加強，練好了一手千支衝鋒鎗的本領，然後分佈到每一個團營、森林、和田莊……將來同國軍並肩作戰，把敵人驅逐在大河之中的，就是今天這七千五百方里上像猛虎一般馳騁活躍的職工隊員！

在動員實驗區內，保甲交通網的組織，是將珠網一般地週全組織，無論你走到那一個偏僻的小道上，都會碰到那些腰佩短槍，肩背公文箱子的進步哨員。他們按照規定的時間，在一定的時間內，把一切的消息，傳報到鄉，從鄉到堡；或從堡到鄉，從鄉到縣地帶轉一分迅速。這一切中交通網的分佈，在廣大的鄉村中，就無異是指導的網，……

民衆，通行證和遷移證，那你就無法計算其「嫌疑戶口人犯」之奢了。在每一個道路的要口上，都設立了嚴查哨所，不分國籍和職業，一律予以嚴查。可是，他們的態度非常和悅，很容易讓人接受他的盤詰，和體會那種爲國服務的精神。

在公路上運輸的交通工具，如脚踏車、牛馬車、騾、驢、馱、馬等，都懸掛着規定的牌證，這是準備在必要時對交通工具的統制運用。我想在歐洲最科學的「動員方法」，也不過是如此而已。

當舉有離開該區之前，指揮部正發動大量的民衆，修築沿河一帶的國防工事。並且積極地在預定的作戰區域以內，從事各種破壞和遷移的準備工作：如地形改造，空室清野，物資遷移，配合國軍完成海軍戰爭的準備，安全區和最後根據地的建立等等……千頭萬緒，一一都在指揮部的部署之下，調度得十分妥貼。從每一間斗大的辦公室，到整個廣大的農村，都是日以繼夜地在那裏辛勤地工作着，而且那是自動的，不是強迫的；是熱忱的，不是敷衍的。因為河東飛來的砲彈，使他們認識了自己的仇人；……多少居民流離失所了！多少家舍化爲荒墟！現在要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築起一座生存的堡壘，那當然是愉快和願意。

你若是有機會到一河防一去一趟，他們還可

河裏鬼子的故事。

今年春末夏初，我同了董家沈逸千先生，到韓城東北沿河一帶。因為沈先生於SKEIOP，老百姓都爭先恐後地來請他查驗。這樣我們就得到和老百姓接近的機會。在大橋底下，在井水旁邊，在碧油油的麥地裏……他們告訴我們怎樣幫助軍隊到河津城裏去探聽敵人的消息，怎樣破壞敵人的電線和鐵路；同時，敵人又怎樣把他們的人抓去割耳朵，烙腳心，和把手榴彈藏在電線桿的底下，防止他們的破壞。還有在月黑星沉的晚上，怎樣用帆布包偷過河去換敵人的糧袋和籌敵人的糧食……聽了這些英勇的冒險的故事，我當時對沈先生說：「我們的老百姓真是奇快偉上的人物呢！」

文化方面：韓城組織了一個文化工作協會。在指揮部的統一指揮之下，進行着一個大規模的文化啓蒙運動，它們的口號是：「加強河防文化工作的訓練」，「建設思想的國防」，「掃除文盲，推行識字運動」。

韓城共計有八萬七千二百二十二個不識字的老百姓，在指揮部這樣努力的突擊教育之下，很快就可以把這個數目的數字，減少到最低限度，甚至一掃而光！因為他們每天耳濡目染，差不多完全是新的知識和新的學問。除了正式的訓練外，戲劇，歌謠，巡迴書畫，和保指導員每週升降族的精神講話。（縣城是黨政軍聯合升旗，由各機關部隊的高級長官輪流報告。）來做為社會的

現在韓城不但完成了它軍事上政治上的準備而且經濟上也奠定了雄厚的基礎。今年四月間一百零九萬的農貸放款，由指揮部經建會負責發放。這一大宗的款項，曾經幫助農民解決了一個最難解決的——種子和工具——問題。

每保以動員幹部為中心，加強思想領導，和義務社教的積極推行。今年七月間，指揮部組織了七個巡迴教育訓練班，分頭下鄉工作。現在，韓城的婦女，無論是十八歲的大姑娘，或是五六十歲的老太婆，都會在小組討論會上發表意見，和走上台去向群眾講話。這個，也許要到過韓城公共體育場的朋友，纔會相信我的話是事實。

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註）這光亮之歌聲，直唱到體育場上職工隊員的大刀在月光下飛舞，直唱到那沙沙的腳步聲震動了這古老的韓城。

農業改進所方面，也在積極的幫助農民改良種籽，驅除虫害，和獎勵畜牧。今年五月間，韓城曾舉行了一次規模很大的農產展覽會。它不但消除了幾年來農民對農事上的迷信，而且加強了農民對農業上改良的信心。

工業合作社在韓城，更是蓬勃地向各方面開展着，如紡織、造紙、製革、製鞋、縫紉、印刷

呵，古老的偉大的韓城！離開你的懷抱，已經是兩月以前的事情了。當你想那明媚的南國一般的陽光，我思念你那龍門山下無名英雄的血骨；和司馬攬前的落日與秋聲。

工業合作社在韓城，更是蓬勃地向各方面開展着，如紡織、造紙、製革、製鞋、縫紉、印刷

呵，韓城，我歡迎你。你是中華民族的信託，動員中的激進員！



在大西洋裏的炮火下

難僑生 譯

我這一次的奇險更生，從一艘在大西洋裏被燒燬的船裏九死一生地逃了出來，却給我一個極其難得的機會目睹了這世界上最殘酷的戰鬥——大西洋裏的戰爭。

我們被那著名的英國海軍撥給英國的五十號的驅逐艦之一搭救了，費了六天的功夫，才算脫離了那海洋鬥爭的漩渦。

當時我們掙扎着，並曾擊沉了一艘敵人的潛水艦，冒了戰爭的危險，衝出了重圍，終於重行回到英國的一個港岸。

因為海軍——一般人稱之為「祕密行動」——在戰爭的時候，決不讓外界知道他們的一切，猶之手胡亂追究究竟的是什麼，得失成敗難以逆料，大西洋裏的轟戰，其神祕不亞於此。

我覺得我自己一點兒也沒有想到他的急遽和轉的可怕的遭遇。絲毫沒有想到他的價值，更沒有顧念到那些參與戰爭的人們的機敏，堅忍，強健和勇敢。

海洋裏的戰爭使我碰到了六天不幸的機遇。我們搭乘了一隻武備齊全負有重要運輸使命的商船離開英國，不安地走了三天。我是打算到近東

的開羅，船上還有不少的陸軍官員（此處被英國當局檢查後刪去十五個字。）這次航行是繞了路走的，沿途經過了些什麼地方簡直是不得而知。從早上八點鐘到中午，我在守著那潛水艦探

索器，祇見到一片汪洋，天水一色，可是慢慢地陰沉了起來。吃午飯的時候，起了風浪。那美國的驅逐艦這時候駛在我們的右面在海裏翻滾，

隨着巨浪一上一下，動得非同尋常，他每衝過一個巨大的浪頭，必噴出一陣陣的黑煙。

這景象使我的胃反了，頭暈了。看了那驅逐艦的搖搖擺擺，加之以我們這船的動盪，我的胃反得更難受了，我的頭暈得更利害了。

下午兩點五十分，火警器響了，我當時並沒有聽到。不顧一切的，大吃了一頓之後，我便昏昏地睡去了，但巴特爾副官把我搖醒了道：

「船上起了火，情形相當的不妙，你頂好還是得馬上救生帶吧。」

當在水面... 難僑生 譯

法是一樣的，才相信這火勢會十分的嚴重。他們似是而非的以為這是一種普通的失火，可以設法撲滅掉的，並不是中了敵人的詭計，因為根本就沒有見到敵人的影蹤。

到了三點一刻（即法三句），無面上當時的情勢變壞了起來（即法三句）。我們的船的確在船底只有八分之一哩。我學着在我旁邊的水手們

繫緊了衣服，解開了鞋帶，汽笛開始發出了煩躁的不斷的哀鳴。

「那是把蒸汽從爐裏放掉，」一個水手解釋道：「不則，船就炸了上來那更危險了。」

「巴特爾副官也報了警，叫我乘同一隻的救生艇，安閑地過了過路，倒好像不在乎的樣子。」

「我說到了這結果不好，我們或許能得脫險吧。」他若無其事地說着。

我輕笑着答道：「老朋友，你往前走。」

我們仰相繼地下了那小艇，風浪很大，這小艇激盪着，似水面上的一隻香焦。一會兒，水由海面上打了上來，由船底下透了進來，直達我們的膝蓋。我們簡直似被困在四吋深的深盆裏。

驟然離岸時候我們感不過一百碼了，船身被波浪激盪得可怕。一會兒隨波登岸造極；一會兒逐波如墜深淵。

極其迅速地，瞬間間，我們被衝到驅逐艦的旁邊，艦上的繩索擱了下來，暫料布梯子放了下來，梯子被浪推着打擊着船身。

風浪這樣大，想走上軍艦成了一件難事。我們一下子被浪頭舉得跟艦上甲板一樣高；一下子被怒濤竭力地帶下深的水渦，忽地又似羽毛飛上了天空，如此的激盪着簡直受盡了驚駭和危險。

當浪頭過去，船身低下的時候，三個水手抓住了梯子，可是後浪隨即趕了上來，把個三個人不知衝打到那裏去了。艦上的水兵們便大聲地喊着，大家浪頭剛來，船身上升的時候抓梯子。

有些人們當小艇被浪頭舉起來的時候，便不顧一切地往艦上跳，我也決定用這個辦法登艦。小艇連續地高舉了三次之久，終於跳躍着，一點也不顛動，艦上的一位紅面的水兵在不斷地鼓勵着我往上跳。

我在想一失足便永遠的完了，所以我在等那第四次的浪頭。拚命地一跳，用左手一把抓住

了艦上的鐵欄，覺得自己脫離了救生艇海水接着便覺得很低。紅面水兵在鐵欄旁援助了我一臂。

「好孩子。」他說。「謝謝你，朋友！」我有點難以爲情。

我跟其餘得救的官員一起被擠進了休息室。這間房跟紐約一般的旅館裏三塊錢一天的房間不多大，同時裏面的一切設備有點兒像頂木頭人戲的小舞台。差不多有一半得救的人，肚皮裏都灌足了海水，病倒了。

在那港口的地方，有一件東西最觸目，那是一幅美國林肯總統的肖像，在下面還有飛行字：

美國海軍總長奧斯。諾克斯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

我把得救的人數點了一下，我們的小艇裏就祇剩了四位。其中一位是我們的副官，巴特爾底。他在往艦上跳的時候失了足，終於墜身於海底了。

走上瞭望台，我開始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們搭乘的原船。她的汽笛仍在不斷地樓樓地哀鳴着，船身全被濃煙掩蓋了，火線直冒到天空。（以下刪去十五行）

風浪更大了，忽然又下起雨來了，沒有一刻兒的功夫把這露天的瞭望台打得透漚。

天色將黑的時候，不知從甚麼地方駛來了一艘英國驅逐艦。阿爾斯頓號燈打他們的消息發給每一條船。他們大概已經發現附近並沒有什麼

敵艦。這英國的驅逐艦不顧風浪的危險，波濤的激盪，直向那艘被火線包圍了的船駛去，並且跟那艘緊靠在一起，使得得救的人都可以跳上這英國驅逐艦的狹隘的銅甲板上。這時候全船的外殼都已全着了火，有不少的水手和船員被燒焦在船後的船裏。

在以後的三小時內，我們看到驅逐艦上的水兵不斷地跳到那被燒着的船上去，攪進火裏救出

一批一批的受傷了的人員。有好幾次，我們替他們担了不少的心，幸而好，總算都還順當。

林背就上的水兵呢，便忙攔着那些吊在海邊的人們。有些那可憐的人浮在水面上大概一點氣力都沒有了，水兵們把繩索擱了過去，他們隨波逐浪地漂着，一動也動不了哩。救起來的固不少，但我的夥伴們就這樣死了的實在太多了。

最後我們接到了專電航路的訊號，便把拯救的工作讓那一艘軍艦去做。不願袖珍艦可能地跑來擊擊，我們的那位年青的艦長命令把探照燈向海面上打去，向四下探索一番希望發現些甚麼。

海水是碧綠的，燈光晃閃的，還有那大大小小發射光芒的水泡。風吹着雨絲，好似一根根靈亮的尖針，因此想得很深，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探照燈的光芒發射到一陣一陣的浪頭上。照見了許多縛着救生圈在水面一個個鐘頭的人們之一。我們足足費了半小時的功夫才駛近那些飄浮在水面上的旅伴。船身在他們附近的時候，他

們隨風浪打到了船邊上來，我們發現六個，却祇敢起兩箇。其餘的在我們竭力想加以營救的時候，不料被風浪很快地推遠了。我們仍用燈光去追尋。發覺他們一直在被狂風怒濤吞吐着。當我們再去拯救時，他們的性命已經被海神奪去了。

那起了火的船已經成了海面上的一座火山。英國驅逐艦隊駛出了來。(此處刪去十二字) 我們都命在此番難關，直到第二天的早上，眼看那艘擱淺了的船在海底下沉。英國驅逐艦和別的船隻都駛走了，走往那神祕的天邊，不知去向。年青的艦長站立在指揮艙裏一直繼續不停地工作。我們等了幾小時。我走了下來，巡了那間地庫。都聽滿了被搭救的旗人們的休息室，找到一席之地，一倒下便昏昏地睡着了。

這一次的起火是由於不慎還是中了敵人的詭計還不知道呢。天明了之後，看見那艘了的船仍在不斷地冒烟。昨夜的雨已經撲滅了外面的火，而船裏被燒掉的貨物仍在燒着。我們的艦長等天大亮了；還繼續尋找水面上。不是還不見漂流着的人等着去救。當他發現了沒有之後，他下了個命令給總手，艦上的大砲便一起發射了起來。

當我們走近那艘將與這世界水別的時候，我耳鳴了起來。她那推進器是我們最後看到的。水別了，對那艘我去那艘船上的船，我的新打字機，這一聲我聽得是水別了。我的心裏在想着，這一聲我和他們是水別了。我們以為就此可以結束了我們這一次大的與驚和驚險。但事實上並不是那麼容易的。在半小時之內，我們接到了軍令，囑立刻駛往某一個地帶去準備迎擊可能發生的海戰。

不敵那艘艦的襲擊，我們乘風破波地駛去。在這一大要，從艦上的一地帶直接到了那著名的潛水艦的砲手，我一一地都結識了——他們全是美國人。一切全都是美國化。水兵們都很機敏而高興。他們願軍到一切，準備一切。這裏面有一擲兩重克一和要爾斯。有一在特爾雷一的老戰士，有功勳海軍的勳章。有一在特爾雷一的老兵。在得救的水手當中都會在澤爾維斯爾委大顯過英勇的身手。大家都在閑談着關於林肯的一生，以消解這漫長無聊的征程。

我們直向指定的戰區駛去，到了下午十時十分，所有的心緒都歸了，第一道的號令是「各歸本位——準備！」

我正預備爬到甲板去的當兒，便聽到了十連車地轟炸，我的骨頭差不多都被震說了節，艦上的每一塊每一片的金屬板都震顛了起來，艦身往下沉了不少。上首呢，砲手們都各站在他們的本位，水兵和得救的水手們都帶了浮水器材合在甲板上，官員們在潛水砲台或機地工作着，有一艘敵人的潛水艦在兩分鐘被擊中。

我們也迅速地在那附近搜索着，忽然又發出一連串的轟擊，艦身又往下沉了一次。當我們巡邏了一個大圈子之後，又發了一次攻擊。海面上旋即浮起一大片的浪花。我們不知道這浪花是從從我擊了的潛水艦裏洩漏了出來的還是我們下沉的時候撞了出來的，然後我們便駛往安全的地帶去度夜。並沒有再發現或聽到另外潛水艦的聲跡。

我問艦主是不是我們已經沉了一艘潛水艦，他說不能決定，因為並沒有接到確實確獲的報告，同時沒有看到敵艦的殘骸，但潛水手却斷然說是擊沉了敵人的潛水艦。

一次的戰鬥，我們又駛回我們的目的地。我們發現昨夜的戰鬥相當地成功。我現在不便隨意地洩露軍事上的秘密，可是看到了幾艘德國的船，一見到我們，便沒命地逃得無影無蹤。

我們接到了新的命令，去保護大批的軍艦駛往英國。我們航行兩天，當然是提心吊膽地以防不測。這些驅逐艦海軍的眼睛和耳朵。在黃昏的時候，我們看見天邊有一個黑點，那便是軍艦船隻的先鋒。

靜悄悄的一艘一艘，慢慢地大了起來，一大羣的戰艦和砲艦。前頭發了過來，我們奉命在右翼保護着前進。會遇到一次空襲，但半夜不見到敵機飛來。我們終於安然地抵達了英國某港。在這過去的六天裏我們是衣不解帶。我們的艦長是一直沒有睡過。他時刻地戒備着，至多祇不過坐在椅子上打一回兒盹。當我們進口的時候，我問彼德利，一個得救的十七歲的水手，今後是不是還繼續地在商輪裏服務。

(完)

敵人統治下的北平

非予

論過了四年的北平，最近我才離開了它來到西安，承蒙黃河編者的厚意，囑我寫點關於四年來敵入及漢奸在北平的情形以及一般置放在敵人後方的愛國志士們，許多轟轟烈烈的舉動，我自然是義不容辭的。不過，此地為篇幅所限，不能很詳細地敘述，謹將較為重要的幾件事報告。在下面，至少可以使後方的同胞們，知道一點關於北平淪陷後的動靜。

「華北」的教育總署督辦

周逆作人不必我來介紹，這是人所共知的一位有名作家，然而現在却成了文人中的敗類，真令人痛心！當他做「偽北京大學的文學院院長」後，當年的冬季十二月，是一個陰天，約在三點鐘左右，有兩個青年人站在周宅的門口，聲稱要見院長，傳達以為又是學生，便告訴這兩個大說：「院長現在正在會客」。這兩個青年問是甚麼人，傳達說：是燕京大學的梅教授，這兩個青年聽了是夜關係，我們去看看，傳達告訴他們，周就在前面的會客室，於是他們走了會客室，見兩人正在談話，一個年紀老些的，正在高談闊論，這兩個青年拉開了屋門掏出槍來向二人亂射，約發七八槍後，遂衝出大門而去。家人奔來，周逆肩中了一彈，然即不是要害，梅教授頭部中了三彈，當時死了。周逆因為死非其時，住了三個星期的醫院，傷口完全痊癒了。去年汪逆在南京組織偽國體

任何事不作，現在通往青島，在敵人的庇護下求生。而華北政務委員會成立以後將五部均改為總署，其中教育總署督辦由老漢奸湯爾和氏担任，因漢奸的被判，湯逆也受了驚恐，於去年死於北平。死後教育總署督辦的位置遂空，周作人這個不要臉的傢伙竟以了太大的力量，去同敵人求職，以便謀得教育督辦的位置。果然於今年的三月一日就任了教育總署督辦，並兼「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和偽北京大學的總監督，真是無恥已極！當就任的那一天，在偽報社上發表談話：「本人願為文人，關於寫作及教育方面尚能担任，然而對於教育行政上確是愧憚的外行，今後只有努力整頓華北的教育，盼望各界人士多多指教」。最感嘆：「一定努力東亞的文化，以便將來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希望大家幫忙。」

這一篇訪談表在報上以後，真是使讀者們痛心！現在的周作人已不是學者了，是一個無恥的漢奸。每發出門，前面一輛機器腳踏車，後面坐了三個警察，手持槍，後面也有一輛，周逆坐在當中的汽車裏，是幾知出門，像一定會認為這是一個被判去死刑的囚犯，押赴刑場執行判決的，真是可憐得很。

敵人在北平的機關

敵人在北平，有兩個主要的機關：一個關於文化方面的，一個關於政治方面的，前者叫做「興亞院華北速報部」，興亞院會，經濟，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由王逆擔任，王逆又做偽國汪逆的意見，辦事方面的，前者叫做「興亞院華北速報部」，興亞院會，經濟，教育委員會。

財政部完全歸與區院兼北運糧部管理。一般漢奸們的強悍與否的大權在區院與區院院部手裏，貪官貪權，賄賂公關，錢多可以作大漢奸，錢少的只有作小漢奸。主持與區院聯部的倭寇是森岡重治，差不多每天都有許多無恥的漢奸，爲了要謀位，到那裏去行賄賂的；就是那已謀得了位，每月也必須把你所得的提出若干去獻給他，否則會撤了修而另派別人的。至於軍事方面那就是華北最高指揮官司令部，主持的人不定，因爲，倭寇能够調動的只有幾個將官，每一個指揮官都在北平註不了許多日子，就會因爲戰敗而被調回國去。過去如同寺內講一百一七七一抗戰以後，就是華北的指揮官，然而爲了攻台兒莊被我軍擊退，便調回國去了。所以每逢敵人的指揮官有調動的時候，無論誰人在報紙上如何騰跌，在北平的人們就知道這一定是我們祖國的軍隊又打了勝仗，因爲倭寇們，如果不是大的失敗，他不會調換指揮官的。現在敵人在華北的指揮官是抗戰前曾任天津駐屯軍司令官的多田駿，簡稱爲多田。華北政務委員會的治安總署完全操縱在多田手內，漢奸齊燮元是一個被多田要弄的傀儡，齊燮元是被敵人痛恨的一個漢奸，然而因爲沒有一個肯再幹的，所以勉強仍舊命令他作，他之所以被敵人痛恨，留在後面再寫。除了多田指揮官以外，尚有一個敵寇的特務機關，機關長叫做吉田，所有屠殺我百姓施行惡毒工作的就是這個特務機關所爲，其中僱用了許多中國人作日本特務的狗腿子，每一個狗腿子每一個月都要報告一件事，三個月沒有報，就革除，可是那些狗腿子又真沒有本領去捉那些被認爲妨害一東亞新秩序一的美國志士，所以就胡亂的報告，因此遭寬而死的老百姓，四年內真無法統計，這該是多麼令人痛心，令人可恨的一件事！而北平的老百姓真不敢招惹他們，因爲得罪了他們，無異於要了自己的命，只有任其出沒，所以這些狗腿子比較起別的好漢好來還該殺百倍！還有敵人憲兵隊的隊長是盧滿極事變時的一個隊長，名字叫本田，這個機關是敵人在北平勢力最大的一個機關，每一個憲兵都是尋毒可怕，他們的威力是遠超乎敵人之上。這些惡毒的憲兵竟敢在

青天白日下，僱傭的小巷裏公開強姦調戲我婦女，我也曾親眼看見過一個敵人的憲兵在小胡同裏攔住了我一位女同胞在調戲，若不是接連不斷的有人來，我相信這個狗會作出更大胆的事來，尤其這些狗們所最注意所最愛調戲的莫過於那些每日換了書包去上學的女同學們。在電車上每日總有一兩個女同學被他們調戲搗搗，而含着眼淚下車。當我看見這些事情的時候，我眼裏真像冒出血來，我很不得一舉把那些狗們打死，然而還有比這更重大的事要我去做，我只有扭開頭去走開了，我不敢回頭去望那位女同學，因爲看見了她我更加倍的慚愧，但願有一天直搗東京，以洩心頭之恨！

治安軍

這是屬於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治安總署的軍隊，完全強迫我青年團團入伍，名義上齊燮元是統帥，骨子裏完全是敵人利用我同胞去和團散了二年的功夫有五萬多人，可是每逢與游擊隊作戰，總是全軍覆沒，並不是打了敗仗，乃是參加了游擊隊一同去和敵人拚上了。真是應了北平的俗語：「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最利害的一次是去年冬季，在西山一帶有多數的游擊隊佔領了西山，敵人趕快派了軍隊去抵抗，一共有一旅團的敵兵，還有二萬多治安軍，在西山一帶展開了激戰，一天過去之後，二萬多治安軍齊將對準了敵人，把一旅團的敵兵完全繳了械，只剩下光桿之敵兵，坐了載重車，回到北平市，所有的治安軍隨了游擊隊伍飛越山並帶了無數的戰利品高高興興的去了。敵人聽到這樣的報告，那得不怒！將齊燮元整整地押了兩個月才放出來。同胞們！中國人的心是不會死的，這樣的治安軍我們希望敵人多訓練些，因爲這等於替我們訓練一樣。

郵務局長巴立地的被綁

正當敵人嚴逼德國及意大利的時候，遂有北平郵務局長意人巴立地被綁的消息傳來。攷助了整個北平市的空氣。

是一個明快的秋天，巴立地在星期那天攜了一位女友（也是意人）一團到距離北平百餘里的明十三陵去遊玩，隨身只有一位汽車夫。當汽車停在十三陵的門口，他們下了車，進去參觀十三陵，那位汽車夫爲他們送了零碎東西，當他們走到後山的時候，突然來了十幾個人包圍他們，很文雅地對巴立地說：「局長，我們有些小事要請你和我們去一趟。」巴立地居住北平有十餘年之久，國語說得非常流利，他看見這十幾個人的樣子，知道自己已被綁了，還沒有等到他開口，有幾個人拿出了槍把他們三個人都帶走了。天黑的時候那個汽車夫開了一輛空車回去報告領事館的人，不久敵人的憲兵及特務機關都趕到意國使館與意使館的武官們開始商討營救的辦法。據汽車夫的報告，知道那些人們的要求是在三天之內帶貳十萬元，將車停在十三陵的門口，接巴立地，並且說：「貳十萬元必須是法幣，少一張都不行！」這時北平的慘狀狼狽已極，因爲當敵人進城時，曾宣言保護北平外僑生命財產的安全，現在居然在北平出了綁架外僑的事情，又何況正當日德義防共協定要簽字的時候呢！假如巴立地的生命遭遇了危險，國際交涉就嚴重了，而防共協定的簽字多少要受影響的。

第二天，接派了十餘架飛機飛到十三陵的後山去偵察，然而沒有一點踪影，而憲兵館又不斷的催逼，加之三天的期限很短，真使倭寇哭笑不得，所以第三天那位汽車夫真的現了原車，滿裝貳十萬元的法幣！敵人的贖品去了。車停在十三陵的門口就離開了車子向後退去。約摸有一個鐘頭的樣子，聽見槍響，回轉來巴立地及那位女友已經坐在汽車內了。這一筆二十萬元的綁架案，算告了一個結束。第四天倭寇爲示

威及討好意人起見，派了一千多敵兵，帶了八尊大砲開到十三陵，對後山放了一天砲，也無任何結果，徒勞往返而已。事後巴立地對往訪的英美記者談：「我相償這是一個有軍隊組織的機關，我的眼睛被蒙上了黑眼鏡，然而我從他們自己的談話中我知道這是軍隊的組織。我在那裏住了三天，頗蒙優待。」後來記者又問爲甚麼三天內票的生活，衣服並沒有辦呢？巴立地回答：「剛一坐定便有人將我的衣服脫去，給我剩的一身衣服換上，他們對我說並不是要了你的衣服，而是替你保管，等到你回去時再換上，免得損壞了你的衣服。」據那位女士談：「我並未和局長在一處，我住的地方完全是女子，我也戴了黑色的眼鏡，也是頗蒙優待。」最後他們兩人認爲遺憾的是未能清清楚楚地看一看他們的住所及這種軍隊組織的地方是一個甚麼情形，無疑地，他們就是那些在敵後予敵人以致命傷的偉大的好弟兄們啊！

北平的學生界

「蘆溝橋」一戰變正當暑假，許多回家的學生在秋季開學時都未能返回原校。當時各學校的學生們大見減少，幾乎每個學校的學生較事變前都少了二分之一。那時候的學校，奉了敵人的命令不能無故停辦，所以只好勉強開學，而學生們在當時是被敵人所痛恨的！他們覺得高年級的學生簡直不被他們的甘言誘哄住，于是就拿出一付殘暴的手段來對付一般高中的學生。學校裏有日文一課，是由敵人直接派人強迫誦讀，然而學生們却不能被這種強迫的態度所屈服，在事變時我是高二的一班學生，一班有七十餘人，事變後很可憐的只剩了十四個人，這十四個人中，直到現在爲止，恐怕連一個會背日文字母的都沒有，敵人是枉費心思，只能以糖餌去哄那些小學生，又怎能拿來哄我們呢！事變後敵人規定了灰色的軍裝爲中學生的制服，大家很喜歡，因爲那是中國正式軍人的武

「華北」的交通

樣子，可是最討厭的是軍帽上的那一個五色的帽徽，我們十四個人偷偷地摘了下去，甚麼時候遇見那個教日文的敵人教員使用手一按走過。頂像他也不能發現，可是最後他發覺了，將十四個人叫去大大地罵了一頓。本來十四個人弄死一個敵人是非常容易，可是這死的死是太不值得，拿子頭命去抵他一條命不是太便宜了嗎？可是從此以後我們便受盡了敵人的侮辱，亡國奴的苦痛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我記得有一次在街上，這個敵人教員坐著車，我沒有看見他，也未理他，可是他下了車，將我叫住，命我走回去再走回來，他仍坐在車上，叫我在能看見他的地方對他鞠躬，當時得上來往的人很多，我被逼著含著眼淚跑回去再向他走來，我眼裏充滿了憤恨的火和羞恥的淚，可是敵人却哈哈地笑了，坐了車子揚步而去。街上的同胞們，沒有一個不是咬牙切齒痛恨的。唉！

我永遠忘不了這次的奇恥，我要報仇，我要報恨！

敵人在北平對待高中以上的學生，特別殘酷，在每一個學生的心上都深深地印上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只以時時來到，這些被壓迫下的學生總會起而反抗的！有好幾次敵人命令北平的學生去參加敵人主持的民衆大會時，大家都在半路上悄悄地逃開，所發給每人一張後日章及五色旗，當散會的時候只聽見石腳下沙沙地響。在北平所有的學校中，只有西郊的燕京大學和天主教主持的輔仁大學不曾參加過這樣的大會，也只有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是舊日的本營。這裏的學生仍留在自由祖國一樣的生活在自由的空氣裏，敵人非常痛恨！每天由燕大開往北平的汽車經過西直門是要交敵人檢查的，敵兵對男同學是稍有可畏，便打罵起來，對於女同學則是一慣的暴動，渾身搜索，一般女同學都是低頭含淚地忍受着。現在的燕京大學因了日美關係緊張的緣故，敵人施以更大的壓迫，也許會有停課的可能，輔仁大學的當局已經將英美籍的主教們調開，剩下的只有德籍的主教，學校完全由德籍的主教主持，敵人還不敢施以任何壓迫，所以他還能保持獨立。

黃河月刊 二卷八期

敵人在北平管理交通機關的有一「華北交通株式會社」，「北京鐵路局」，「中華郵政株式會社」。這三個機關除了在火車上的人是中國人以外，其餘完全是敵人把持着。在北平的敵人以此這三個機關做事的爲最多，一「華北交通株式會社」管理火車及汽車，「北京鐵路局」管理北平車站的一切事務，「中華郵政株式會社」管理由北平飛往大連的民航。然而這條航線的飛機是只限於敵人乘坐，中國人除了漢奸，是不准乘票乘坐的。提到坐火車來，真有不可形容的氣憤，在上火車以前，須要到警察局購買「出京許可證」才能買到車票，在開車前半小時才放行。敵人的鐵路警察持着木棒和皮帶亂打亂打，在許多人的疼痛聲中，還聽着敵人的笑聲和罵聲！唉！朋友們！你們是未曾親身交過，也許覺不出甚麼來，假如你親身嘗受或親眼見到，儘管你的兩眼會冒出火來，在車上只有敵人的坐位，那有中國人的坐位呢？即便你已經坐好了，可是上來一個敵人你不得起來讓他坐下，不然是要挨一頓苦打的。開車以後，敵人要上車檢查和盤問，你得站起來，恭恭敬敬地回答他問的話，稍有親視或語氣粗重的話三四個人會揪住你來一頓毒打，而後還得陪勸，承認自己剛才的錯誤。記得有一次我坐在上天津去的車上，車停在廊坊，上來了一位極下老者，很疲倦地坐在我的身旁，一會兒來了四個日本警察，有一個走在那老者的面前，老者站了起來，把許可證掏給狗看，狗問：「你上那裏去？」老者說：「我去塘沽」。那個狗又問：「爲甚麼許可證上寫去萬村呢？」老者很和氣地說：「我要說去萬村，你那裏知道那個小村呀？」就因爲這樣的一句話，竟惹起狗的脾氣，拍的一聲，老者的臉上換了一個嘴巴。打得他站都站不住，便慌慌的坐了下去，狗們才走開了。老者坐在那裏半天，兩隻老眼裏含着淚淚向我說：「唉！我老了，只看你們年青的吧。」說完閉上兩眼，不再說話了。一車的人

們沒有一個不低頭嘆氣的，我聽了老者的話心裏如同刀刺一樣。我始終不敢再去看看那可憐的老者，可是這件事我却永遠忘不掉，任何時候想起來，都像電影一樣地印在我的腦裏。敵人不只是苦打我同胞，對於女同胞的侮辱更大，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他曾親眼看見過一位女同胞，穿著和打扮很像一個大家閨秀，不知如何觸怒了那些狗們，藉着檢查的名義，把那位女同胞在車上剝了一個精光，赤裸裸地儘量的調戲了半天才走開，那位女同胞等狗們走了以後，便要跳車自殺，後來經許多人的苦勸和攔阻，才哭着穿好了衣服，一直到我那位朋友下車。這位女同胞還在流淚，那位朋友對我說：「我當時真不想活了，誰家沒有姊妹！可是你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忍受，留待將來復仇吧！」這樣令你哭也哭不出來的事情，每天都有，所以有許多人都爲了這種原故，實在不願意坐火車，前入管理下的交通，真是賤垢納污，無所不爲。乘坐火車時，購行李票而被裝入貨車的行李，常常有被盜一空的，看看客貨車的敵人，每一個人都有許多鑰匙，用來開啓重行李的箱鎖，所以如果坐較遠的路，你的行李無疑的非被盜不可。敵人的卑鄙真是無法形容，我一位朋友的夫人坐車，到唐山去，僅僅半日的功夫攜在皮箱裏的一件女皮大衣沒有了，可是箱口還是和原來的一樣。儘管敵人如何宣傳他們的鐵路交通如何合法，如何完善，可是這樣的事情，是每天發生，敵人是無法遮掩的！

敵人最近的動態

去年秋季有一位朋友曾參加了一個團團到敵人佔領的房山縣去參觀學校，在那裏他們晤見一位名字叫做田的團團長，今年春季已被我軍擊斃。這個團團長問他們說：「你們不必客氣，可以率直的說，誰能收拾東面的局面？」他們不知道這個團團長官是何居心，只好回答他說：「誰能收拾是近衛首相吧？」這個團團長搖了搖頭對他們說：「不要客氣吧。」

現在能收拾東面局面的只有貴國的 蔣委員長！你們看，我們的政府換了多少內閣，派往中國的司令官換了多少個，我們的兵將已是換完了，現在都有被派第二次街，而且越來越糟；貴國却不是這樣，只有一個司令官始終不變，那麼除了他（指 蔣委員長）還有誰呢？他們聽了都感到非常驚訝。這位朋友回來以後，把這個消息報告給大家，並且保證是絕對的事實。敵人都知道我們 蔣委員長的偉大，承認， 蔣委員長是東亞的領袖了！

最近敵兵的官長眷屬已經都回了國，剩在平市的倭寇婦孺只有一些機關職員的家屬，現在這些日本婦人，正極力地和中國人拉攏，以備不測。防守北平市的敵兵都是十六七歲的孩子，穿了肥大不稱的軍衣，恐怕連褲帶都拿不動呢！可恨的倭奴軍閥竟連這樣年紀幼小的孩子也弄出來打仗，真是窮兵黷武到了極點，在我住的地方不遠有一個倭奴，開了一個鐵工廠，這個倭奴非常喜歡喝北平的白乾酒，常常到一個中國人開的小舖去喝，每次總是喝一點，可是當我未離開北平的那幾個月，他每次却大嚼特嚼，而且看見甚麼吃甚麼，有人問他爲甚麼現在老喜歡喝醉？他說：「我留着錢做甚麼呢？我們要走啦！這些錢也帶不走，現在吃一天算一天吧。」

抗戰必勝，在敵人後方居住的民衆，是深信而不疑的，現在敵人的作戰，只是無窮之末罷了，任敵人如何遮掩，而這種外強中乾的情形，已顯露無遺了。

蘇聯作家之作品的銷數統計

據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〇年蘇聯書籍的銷數調查，高爾基及其他著名俄國作家之作品的銷數是：

- 柴霍甫——一四八〇〇（以千爲單位）
- 托爾斯泰——二〇一六一
- 普希金——二八五三〇
- 高爾基——三九五〇〇



新疆的風光

伊犁里克

新年過去了，和暖的天氣，逐漸的遍布了這高原的大地。春，在這邊遠的新疆，是像江南一樣的可愛！這裏到處是開滿了鮮豔的花朵，緩緩流着的溪邊，楊柳已發出青條；燕子掠過梁間，碧草在春間也早已婆娑着翩翩的舞，人們都欣然地在迎接春光。

誰很早的能領略到春意？在山谷間守着牛羊羣馬羣的哈薩克？往來奔波在途中的高販塔爾其或奧登薩？還是那終說不離城市的漢人呢？不，不是。是那在伊犁河畔左近的滿洲人錫伯，索倫，乃是那在烏魯木齊，額爾齊斯，瑪納斯河一帶的漢回；還有那在葉爾羌，喀什噶爾，烏魯木齊河一帶的維吾爾們！我們可以聽到「三月裏清叻，可說二月半呀……誰人又能忙過莊稼漢！」的農歌，我們又可以看見「手把着犁頭，脚踏着鋤，一滿灘到晌午偏……」的農忙！

春天到了，人們該吃「春酒」了！「春酒」，在新疆的春天是不肯過的，但「春肉」倒很盛行。維吾爾的放在松柏枝火上加香料烤的「穿穿肉」，哈薩克的燻烤而成香濃味厚可蒸可煮的馬腸子，漢回的用牛肉做成外加醬醋等調料而可口的牛雜碎，土住漢人的清燉羊肉、伊犁河畔滿洲人餵網的鮮魚，這些大都普遍的送到每個人的口裏。滋潤的春天，每個青年男女都興奮着。壓坐騎，賽馬，成了春天新疆人們餘暇的正常娛樂。每盞在晨光熹微或夕陽西下的時候，花青、赤紅、黃、棕黃、純黑、潔白等各色各樣的馬，一匹匹的集束在街衢，或會合在郊外，有時各自地練習，有時共同地奔馳。幾個騎術熱練的青年，在馬上表演着許多技能，或飛馳地射擊遠處的目標，或作掠拾遺物等遊戲。

各種好看的風箏，在午後的晴朗的天空中，兒童們三五成羣的放着，他們甚至于玩到天黑，還捨不得回家。

春去了，那着上銀粉的細長綠葉的沙蠶花，她帶來了初夏。每個男女的手裏，這時都會揮着

一東蠶花。

維吾爾（纏回）人的茶飯棚，生意較多季興隆了。抓炒、油塔兒、菜包子、水餃，成了一般人通常吃的必需品。漢回做饅饅的小平片一這肉

榻榻米，在吸引每個顧客。兩湖人的「炒麵」担的湯麵和饅饅，外配着新鮮的魚，也都

在受人的歡迎。

杏子青着，櫻桃却紅了，這裏，雖看不見豔麗的牡丹，那鮮豔的紅芍藥却補了她的地位。玫瑰花開了，牽牛花也蔓生着茂密的卷鬚。

這時候正盛行着一種「鬥蛋」的遊戲。煮熱了的紅的鵝蛋白的鵝蛋，一節節地夾雜在青杏和櫻桃中間。特別是孩子們，對於這種遊戲，感到很大的興趣，一個個抓着鵝蛋爭着頂尖，另一個用頂尖去打，破了頂了，有贏到十數枚以上的，勝利者去，失敗者又尋找他的第二個對手，他們還揮戰鬥品是放在門牙上衝撞。如果頂破，那就可以做交鋒的標準。如此的連戰下去，直等到彼此興盡而散。

夏天的新疆，是很舒適的。每個人的手裏揮着蒲扇，每個門窗上懸着涼蓆及發草的簾子。清涼和夜間的流水，酒的每個角落裏都感到清爽，有時陣陣的涼風吹來，因倦覺輕了。

豈一天天的長大了，肥大的桑葉，盛滿了每家的小院。紫黑色和乳白色的桑葚，兒童時時吃着不離口。有的維吾爾們，臥在綠蔭下的清溪邊，吃了嗎，喘了又吃，自午至暮，享受着大自然的清福。

在新疆夏天裏吃瓜，真是再好沒有了。西瓜，梨瓜（內地叫甜瓜），甜瓜（內地人稱爲哈密瓜），都一齊上市了，隨每個人的喜愛去一車車或一筐筐的去買。哈密瓜在新疆到處產着，除過哈密以外，庫車，阿克蘇喀什等地的，有時還比哈密的好。哈密瓜的瓜皮，有的顏色像翡翠般的好看，有的像杏肉似的甜人。會吃瓜的人，不只是吃瓜，最香最甜最適口的還是那連着子的瓜絲，餅的固然好吃，瓜乾也別有風味。嚼着吃着，蒸着吃，還可以用調料拌着吃。近年來運到內地的，因交通的關係，鮮的很少，只有瓜乾了。藥品也是那麼好——如大碗似的阿拉木圖種的大菓子，壓滿了枝頭，放在案頭，清香四溢。朱紅的蘋果，堆滿了城市的水菓攤上，透明兒嫩的油菓子，甜蜜的叫人不敢多吃。像紅紅的大沙菓，青脆的白蘋果，以及海棠，花紅，有時都派有人去過問了。

瓜菓以外，還有些清香的佳品——普通的是滿的香乾水，加白糖吃的酸奶子。期待嘉賓的，有攪吧一帶所產的碧綠而清香的柳花茶，蜂蜜，克製體的酸漿而配人沁脾的馬奶子。

每當夕陽西下時，各樹心滿酒了清水，灰塵不起，維吾爾們所設立的茶棚，生意興盛起來了，在每一個茶棚的厚厚的毛毯上，都坐滿了茶客，漢人也有，滿人也有，哈薩克也有，他們有的喫裏合齊納撒（用石灰，菸葉，和麻藥製成，製成如仁丹似的小綠丸），有的吸着煙（即阿拉伯的水煙筒），彼此都是約集着朋友來談天，晚上，牛角做的油燈，在每個牆角上發着光亮，維吾爾們的樂器齊奏了，男的，女的，單騎的或成雙的都優美（即跳舞）起來了，和諧的音樂，整齊的步伐，活潑的姿勢，配合着清脆而悠揚的歌聲，在清風徐來時，人人欲醉了。

在城郊的溝渠，或原野的河流裏，每天的午後，在河畔的綠蔭下，聚集着許多赤身露背的青年，時而在水中游泳，時而在陸上曬暖。彼此因爲小小的事故，就會衝突起來，他們需要衝突，他們認爲集團對集團的格鬥，是表現英武的精神，不可悔的氣魄，有時雖敗不屈，等待着第二個機會的到來。彼此常常把衣褲拖走，有些只得赤裸裸的回去。在歸途中，他們興高彩烈地還在高談着方才的格鬥。

中秋過了，蒙古和哈薩克們，陸續由山裏遷移，採買應用的東西，準備着遷移他們的一冬窩子。一個伯索倫或是維吾爾的人們，他們改良了

柳條編織的回去好編「掙把子」——冬季拾雪用。平時可拾其他物品或積物。這時候的天氣很涼爽，紅白的馬奶葡萄，製葡萄乾的白葡萄水蜜桃，蟠桃，都早上市了，西瓜格外的好吃。那深紅似李子般的大梨與桃，却是適地的特產。

四

爲了冬天的雨雪轉運不便，牛車馬車或騾車拉着大塊無煙煤向城裏來。住在山野的人們也忙着手收拾乾柴和獸糞，堆集在向陽的地方，留待冷天使用。

糧食多半收穫了，農夫在忙藉以物易錢，來購買他們一切應用的物品。在沒有江南那樣溫暖天氣的邊疆，農夫們的種植工作，到了這時就算告了一個段落。

「胡天八月即飛雪」，這句詩，在新疆的阿爾泰和巴里坤的某個角落裏，有時候是適用的。冬天的雪，給了邊疆的人們許多鼓舞，他們不畏一切的在寒冷的工作着。

在城市的每個家庭裏，燃着熊熊的爐火，在山野中的蒙古，哈薩克，布魯特，塔吉克或吉爾吉斯的毡幕裏，焚燒着各種獸糞。堅厚的毡幕，可以禦風寒，細軟的皮衣，可以保體溫。他們對於多的降臨，像其他別的氣候一樣，從不覺的



劇的熱流在陝南 (城固通訊)

李英才

抗戰進入到第五個年代了，陝南這接近了燕漢西北的文化城（城固），却正用無數年青人的熱與血淚的多流，拚命地把新演劇的運動，掀起了滔天的狂瀾。這裏是江南的天野，一入冬這裏有飄過一水雲，迎春花已經芬芳的開得燦爛，藝人們在巫江鼓吹歌的沙窩裏依着陽光的溫暖；現實給他們的警覺，低語着，熱情澎湃的藝人，該放出更堅情的歌啊，時代不允許自己有一分絲毫偷閒怠惰。

就這極劇的繁流，在城固的大學割人中普遍地燃熾起來了，到力量的無比，恰如江水奔流，滔滔地沒有人能阻止住它的前進。

陝南不比任何一個地方落後，西北也並不都是遍地的荒蕪，城固在她傳統的日子裏，對她的超出了一個世紀。

讓我們看看下面嚴整的陣容：

新生劇團

已經是在西北久負盛名的最精銳的部隊了。

黃 河 月 刊

二期八期

擁有着大批舞台水準甚高的演員與忠貞的工作者；他們把這一個集團織成一條鐵綫，用年青生命的熱與力，小心地培植着。夏照演，尹雪曼，兩位青年文藝工作者撐着中心的支柱；他們嚴肅地生活，嚴肅地工作，嚴肅地排練，把日子當成戰鬥的出擊，自信的，堅毅地。

上一個學年曾經在城固及漢中大量的演出，從客觀方面得來的批評，是在西北藝壇上放一個異彩。演出者的努力，與觀眾的贊賞，加上藝術及宣傳效果的宏偉，使他們不敢有一點驕傲。暑假時發起一個大規模的遠征：在寶雞尤其是在西安，演出「雷雨」，一日出一等名劇，給前方將士送了一批最寶貴的禮物。

五十年代劇團

醞釀已久，而在這劇的狂潮中才產生的後起的陣容，他們誠懇地接受了西大西師區黨部的委託準備一面提高藝術的水準，一面更不忘了戲劇宣傳的功用，在這兩個前提下，偏重在技巧方面

進着。

雪後對於每個人都有巨大的興趣。三五成羣的背着獵槍，騎着馬，帶着薩犬到郊外五里或十里以外的地方，去打兔子，打野豬，一般獵戶，拿着槍帶上乾糧到深山的密林裏去打野豬，到河邊去打飛雁。這種富有興味的生活，一直可繼續到第二年的春初——每當炊煙繚繞，萬家燈火，正是這一般出征的人們準備着把杯輪邊來享受他們的勝利品！

在新雪後用以代步的工具，除了馬、車、駱駝，和汽車而外，最舒適而最有趣的就莫如扒犁（冰撬）了。稍稍富有的家庭，都有一兩個扒犁，好像南方各鄉每家都有轎子一樣。他們把它裝飾的非常美麗，在坐位上鋪着極厚的墊子，四週有的加鋪上豹皮或熊皮。膝下蓋着很細厚而絨毛很長的俄國毯子，單套的或雙套的大馬，配着鮮明的鞍轡，在冰滑的雪地上遠近的奔馳着，真地連天，分不出界限的一片白銀世界，更瞧不見塵沙小的扒犁！

孩子們在課餘或是散學的中途，都在雪地裏打冰滑玩，每個人的身上落滿了雪，臉蛋兒凍紅了，還不肯去上課回家去。在堆積着似邱陵的每個大雪堆上，午後和黃昏的時候，成了兒童們聚樂極門的場所。

在雪後的晴空，農夫們趁着風勢，把麥種一節節的撒到蓋着雪的田地裏去。臘臘消了，麥

八三七

師院青年劇團

時代不同了，抗戰第一軍演出的方式，已經不適用到現在，這是他們工作的最高至上的目的

元月三十號起，演出了這一年中劇的序幕——這不過是春天——李健吾先生職前的舊作；導演唐那熱情的說：「這個劇的文學氛圍很厚，主要的是提高演員的技巧！」

從「這不過是春天」，同時在三月中旬演出的是一「鳳凰城」，在這小的城市，也需要有這一部宣傳效果較大的脚本來刺激一下民衆；最近的將來更要演出陳編教抄譯的一「綠期運債」。一個在這西北角上沒有出現過的翻譯劇，另外有一「年間」一「殘霧」，「原野」……等先後上演。

西北青年劇團

是西大青年團主辦的一個嶄新的組織！人數相當的多而雄厚，在青年茶社開成立大會的時候，主席曾經說明了「西青劇團」的產生，最大的目的是爲了開拓西北，從西北劇壇上豎起詩的碑，我們的組織與工作將更艱苦，需要經過嚴重的試驗。

每一個演員都領受了這個宗旨了；他們在組織或成立之後，劇詩與編導馬上便積極籌備演出；第一個劇本將是楊翰笙先生的國防四幕劇「塞上風雲」。

一個年青更有力的集體

他們默默地工作着，用輕整而宣傳效果大的小劇，以另一個新的姿態出現，在今年元旦會演出「抽水馬桶」，春節復演出「黎明」——一齣戲……博得更多觀衆的贊賞。

一到假期，這一個活潑的生命，便下鄉以戲劇的感召去激發民衆的熱情，他們沒有忘記了自己崗位。

西北青年音樂學會

國樂，西樂……
龐大的力量：合唱團，大眾歌詠隊，歌劇，國樂，西樂……

三月中旬，各劇團都在拚命演出的日子：音樂學會也準備最先在陝南演出新製歌劇「夜行曲」及「光明之神」。在眼前，「夜行曲」的主題歌已經流傳到這文化城中的每一個角落裏了。預計演出將是一個大而新奇的成功。

恕我再沒有篇幅介紹另外的陣容了，就這幾個已經說明了陝南的大學劇人，該沒有放棄他們的工作，他們將要用熱情，點燃大家內心裏面愛與俠的原素，激發民衆的偉大情緒，時代需要他們同放出藝術之花。

種也眼着雪入了地。這就是今年所種的冬麥。蒙古，哈薩克，布魯特和塔吉克們，冬季特別的喜歡喝奶茶——把漢口產的磚茶或蘇聯運來的「米新」茶放在鍋裏熬好了，放好了相當的牛牛奶，再撒下一把鹽，每個人一碗碗的吃——有的吃炒麵，吃炒米，酸奶疙瘩都成了不可缺少的食品了。

年近了，滿洲人的一車車的豬，一籃籃的雞，運到各處去賣。維吾爾們有的在趕製紅白洋氈，藍白粗布；有的在運銷各種乾菓，庫車的白梨，北路的凍梨。漢人們在出售着爆竹，香表，以及各種過年的禮物。塔爾其也在銷售着蘇聯一切新花樣的布匹和日用品。

當塵煙結彩，戶貼春聯，爆竹喧天的時候，漢人，滿洲人，都在過他們的新年了，但是那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們——維吾爾漢回哈薩克塔爾其，賽爾吉斯等——仍像往常一樣的在工作着，生活着，而他們的年，有時已早過了，他們有他們的習俗，禮儀，是不與別人相同的。

新疆，不像一般人所說的是沙漠地帶，也不是荒涼的區域，那裏有肥沃的田園，壯麗的少女，崇高的山岳，茂盛的森林，還蘊藏着無限盡的資源：她過去是東西交通的孔道，我們祖先的發祥地，而現在又成了抗戰期間西北大後方的重鎮西北和國際交通綫的焦點，我們不要看輕她，她是個處女地，正期待着我們來共同開發呢！

在萌芽中的塞上文化

——寧夏通訊——

張昱

塞北的文化。在戰前確實荒蕪得可憐，可是自從抗戰的序幕展開以後，它正隨着新生的力量漸漸地滋長了起來。

撰寫簡短的報道，即是告訴我們，現在的塞上已不是從前的塞上了，至少新的生命是在萌芽中。

在從前，寧夏就只有一個舊夏民國日報，並且它的排版與印刷都是很壞的，不過在當時根本沒有的場合之下，這點醜陋的東西也算是很難得的了。

抗戰後的第二年，當軍委會政治部的掃蕩師部，以文化輕騎兵隊的姿態，分作三十多支，向各戰場的敵人挺進的時候，這西北咽喉的寧夏草原上，也出現了一支。不過開始是用油印的，後來得到了×××集團軍經濟上的協助，即改成鉛印。內容與形式都很好，尤其是從中央廣播電台抄錄下來的每日文稿，更博得讀者們熱烈的歡迎！

跟着今年的元旦日又產生了一個賀蘭日報，在排版方面，很有點像戰前北平的小叢報，內容比較複雜，姿態也很活潑，因為該報社長是一位研究國際問題的人，所以他的「老婆鬧話」與「

國際鬧話」很為讀者所信賴，無異地，賀蘭報在這裏已成為塞上解決國際問題的一塊僅有的園地。

由於這兩支文化生力軍的放動，民國日報終于在競爭中進步了，在很短的時間裏，牠洗去了幾年來模糊的印刷和積壓的廢校，共同走上了紙彈飛的戰線。

關於戲劇，過去在寧夏是沒有見過的，現在十一軍的政治隊有一羣十六歲以下，十一歲以上的孩子，他們爲了祖國走過了河東，河西，翻越過高峻的賀蘭山，也深入過廣大的阿拉善，每當我看到這羣孩子，顯着歡笑的鬚，拖上一雙浮腫的脾，在大風沙中，在大雨雪中，蹣跚地進行的時候，我經常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和感動！正因為他們都是在寧夏生長的孩子，所以他們的表演是往往收效很大的，這許多活潑的面龐，在寧夏人們的心靈上刻下了深深的印像。

在去年秋天，教育廳和教師第十服務團主持下的賀蘭劇團產生了，他們之中雖然很少有純粹的劇人，但大家有一種共同學習的信心，和熱誠服務的精神，他們許多新劇的演出，雖然不能達到理想，但已經够上普通的水準，尤其今年春天

有了鳳飛女士的領導，他們更加進步了。

寧中劇團，是由寧中的一些教師和學生組織成的，他們的成績雖然只在省府大禮堂畢業同學歡送會上表現過一次，但他們要活動，要成長，誰能否認這不是塞上劇流中的又一涓清流呢？

對於文藝方面，這裏只有民國日報的「朔風掃蕩簡報的一拓荒」，同賀蘭報上的「副乘」，不過一拓荒一爲環境的關係，不幸又夭折了。

雖然，我們感到這一點新的萌芽是太小了，不過我相信，只要大家能够抱定決心，努力懇植，荒蕪的塞上文化是不難發出光芒的！

一九四〇年美國出版統計

一九四〇年美國出版書籍共一一三二八種，這是美國有出版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

去年出版的書籍較一九三九年增加六百八十八種，新書較一九三九年增加五百種（一九四〇年共出新書九五一五種，而一九三九年共出九〇一五種）而新版本則增一百八十八種（一九四〇年是一八一三種，而一九三九年是一千六百二十五種。）

——摘自西書精編——

黃河信箱

如何解決這些困難的問題？

啓仁先生：

對於你所提出來的這幾個問題，都正是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在開始練習寫作的時候所感到的，什麼人物呆板，下筆困難，不會寫對話，詞不達意，這許多問題，老實說，在書本上以及我們所能告訴你的都不過是一種學習的途徑與方法，能够真正替你解決的，那還得靠你自己去體驗與了解，你不是已經看過了許多指導青年寫作的書籍嗎？但是，假若你不去應用貫通，這些死的教條對於你會永遠離開而沒有多大用處的。技巧是要自己去創造，吸收別人的經驗，還得自己充實生活，進步是要在不斷的學習與練習中才能求得的！

篇幅限制我只能向你說幾句話。好，再見吧，祝你進步

編者

我的生活應該怎樣混下去？

人軍先生：

由你這裏所說的話，我們可以知道，你是一

個被苦悶所累而不願積極生活的人，但是，我們誠懇的告訴你。你完全是錯誤了。雖然家庭經濟的困難，使得你的精神很憂傷，我們絕不能爲了這而陷於消極的！尤其是一個有希望的青年，怎麼能够抱着混生活的態度呢？自抗戰以來，有多少失去了家鄉的青年，他們都還在掙扎着，努力着。

在可能範圍內，我們當然希望你能够繼續你的學業，因爲師範學校並不需要多少用費的，你說進師範被人輕視，那是你的錯誤，一個國家還有比教育小國民的責任來得更重要嗎？小學教師，是一種最高尚也最艱苦的職業。

先生：絕不要悲觀，社會固然有許多地方是污濁的，但是你不能爲了社會不好就不願踏入社會，青年的責任，應該服務社會，更應該改良社會。你以爲我的話對嗎？

無論讀書也好，做事也好，希望你拿出你的勇氣與毅力來，青年人是不應該悲觀與落伍的！再見，祝你努力

編者

代郵

東明先生：

尊稿已于上期發表，請速示地址，以便寄贈稿費。

黃河編輯室

編後

編者

這一期的文章，在編者看來，內容還相當豐富，作者多半爲大家所熟悉的，用不着每篇加以介紹。要特別提出的是非予先生的一敵人統治下的北平，值得每個讀者的深切注意。原文本有十餘萬字，但爲了篇幅所限，所以將比較不重要的段落刪去了，這兒謹向作者道歉，並希望他再將北平暗殺圖——我們熱血青年的勇敢壯烈故事多多告訴我們，使我們加深對敵人的仇恨，對國人的愛戀。

韓城的動員工作，是大家所最關心的，憂鬱先生在這兒給了我們一個很興奮的回答；我相信不久，這種在艱苦中奮鬥工作的種子，會散佈到整個黃河沿岸的。

朴園先生的杭州百憶，是一篇長文，將分期在本刊發表。冰瑩的給青年作家的信，並不是按着秩序寫的，她的情緒高興與寫那一段就寫那一段，因此這裏所發表的有時也許不相連貫，好在每一個小題目都可獨成一篇，對於讀者並沒有什麼影響。女兵自傳，因爲本期的稿件太擁擠，暫停一期，祈讀者諒察原諒。

還有一件需要附帶報告的，是最近郵件加價的事，希望今後寄稿諸君務須貼足郵票，選購時亦請附足，否則就誤時間事小，損失則事大。

再

見，請原諒我的囑咐。